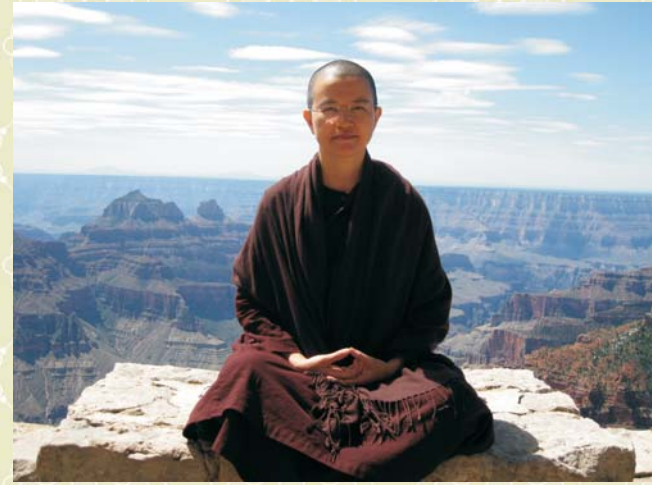




## 佛 陀

「我只宣說一法一苦的起因，以及朝向滅苦的道路。  
正如海水只有一味，我的教法只涉及苦及苦之熄滅。」



**Venerable Susila 善戒法師**

善戒法師1963年生於馬來西亞彭亨，檳城理科學士(USM)大眾傳播媒介學士。1991年於檳城之佛教禪修中心披剃出家，大學時即開始研習觀禪，出家前已全時精進禪修達一年半。披剃後六個月，她前往緬甸Panditarama禪修中心依止班迪達尊者(Saya daw U Pandita)學習觀禪；1994年更依止大業處阿闍梨帕奧禪師(Venerable Pa Auk Tawya Sayadaw)學習止觀、巴利文及《阿毘達摩》；並住錫於帕奧叢林禪院達十三年之久。法師能說流利之英語、華語、福建話、馬來語及緬甸語，因此常擔任帕奧禪師開示佛法的即席翻譯。自2002年始，她受到帕奧禪師之鼓勵和敦促，開始於馬國、澳洲、新加坡、臺灣等地教授《阿毘達摩》；並於2002年前往加拿大、美國等各處弘法和授課，並指導禪修至今。法師著有：「Unravelling the Mysteries of Mind and Body Through Abhidhamma---解開身心秘密的阿毗達摩」、「The Nine Attributes of the Buddha---佛陀的九種德行」等書(中譯本即將出書)。

**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內正思惟、依教奉行是學人無上的福報！**

# 萬德莊嚴

## ——佛陀的九種德行

### The Nine Attributes of the Buddha

Venerable Susīlā 善戒法師 著

#### 【目 錄】

一、禮讚佛陀 .....	1
二、釋義 .....	3
(一) 阿羅漢 Arahan .....	3
· 殺諸煩惱賊者 .....	3
《佛陀與弟子阿羅漢的區別》 .....	5
· 當為最勝應供者 .....	6
· 破輪迴之輻者 .....	9
· 遠離一切不善者 .....	9
· 無秘密可行惡者 .....	9
(二) 正等正覺 Sammāsambuddho .....	11
【太子的成佛之道】 .....	11
【無師自證的一切知智者】 .....	13
(三) 明行足 Vijiā Carāṇa-Sampanno .....	16
【八明與三明】 .....	16
《佛陀的神變》 .....	17
【十五行】 .....	19
【明與行雙俱】 .....	25
(四) 善逝 Sugato .....	27
【因地之修行】 .....	27
【修習十波羅蜜】 .....	30
【善來與善逝】 .....	40
【佛是正語者】 .....	42
(五) 世間解 Lokavidū .....	44
【遍知世間及世間法】 .....	45
(六) 無上調御丈夫 Ānuttaro Purisa Damma Sārathi .....	48
【能調難調之眾生】 .....	48
· 慈心、智慧、忍辱之調伏 .....	48

• 神變調伏 .....	50
• 妙智之辯才調伏 .....	51
• 適應根性之調伏 .....	52
(七) 人天導師 Satthā Devamanussānam .....	55
【不同業處之善導】 .....	55
• 威薩高達彌之教化 .....	56
• 提薩比丘之解脫 .....	56
• 鴛崛摩羅之度化 .....	56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教導】 .....	59
【禪修業處的指導】 .....	59
【此故彼之因緣法】 .....	61
【對天神的開示】 .....	63
(八) 佛陀 Buddho—真理之覺悟者 .....	65
【覺悟的內容】 .....	65
【五蘊的譬喻】 .....	68
【五蘊應被澈底了知】 .....	77
• 四 諦中之苦諦 .....	77
• 四 諦中之集諦 .....	77
• 四 諦中之滅諦 .....	80
• 四 諦中之道諦 .....	80
(九) 世尊 Bhagava .....	85
【萬德相應 通達六法】 .....	85
三、憶念佛陀德行之利益 .....	88
• 能生善法 .....	88
• 能作依怙 .....	88
• 能正修行 .....	89
• 能得涅槃 .....	91
四、後語 .....	92



### 一、禮讚佛陀

彼世尊亦即是	Iti pi so bhagavā
阿羅漢	Arahāṃ
正等正覺	Sammāsambuddho
明行具足	Vijjā Caraṇa-sampanno
善逝	Sugato
世間解	Lokavidū
無上調御丈夫	Anuttaro Purisa Damma Sārathi
天人導師	Satthā Deva Manussānam
佛	Buddho
世尊	Bhagavā ti

拜佛時，我們的心中都在想些什麼？當於誦念「**Iti pi so bhagavā araham sammāsambuddho . . . . .**」時，吾人可曾真正了解個中涵義？

如果禮佛時，只是純粹的禮拜，心卻四處遊蕩，則我們將無法從中得到許多善業和福德。因此在禮佛時，如果能同時觀想或憶念佛陀無量的德行，這將會使更多的善心在我們心中生起和滋長。

佛陀擁有數不盡的崇高德行，這並非是身為凡夫的我們所能圓滿敘述的，只有證到覺者的境界時，我們才能夠圓滿解釋另外一尊佛或其他諸佛的完善德行，並且需要花費幾個月，甚至多達數年的時間才能夠敘述完盡。但唯有真正了解佛陀的德行，我們才能由衷地生起敬仰之心，並以佛陀的慈悲與智慧作為我們生活的指南。因此，在我們禮讚佛陀的行誼時，吾人實有必要認識佛陀諸多功德中最為殊勝的九種德行，它們是：

- (一)阿羅漢（應供）。
- (二) 正等正覺。
- (三) 明行足。
- (四) 善逝。
- (五) 世間解。
- (六) 無上調御丈夫。
- (七) 天人導師。
- (八) 佛（覺者）。
- (九) 世尊。

## 二、釋義

### (一)阿羅漢 **Araham**

#### ● 殺諸煩惱賊者

佛陀是「阿羅漢」；他被如此尊稱是有幾個原因的。阿羅漢在巴利文中是**Arahanta**。**Ari**是「賊」，**Hata**是「殺」。阿羅漢即是「殺賊」之意。何謂「賊」？「賊」就是貪、瞋、癡、妒忌、吝嗇、追悔、慢、疑、邪見、昏沈、妄念、無慚、無愧等諸煩惱。稱這些不善心所為「煩惱」(**kilesa**)，是因為它們能折磨眾生的心，使心受污染而墮落。佛陀在證得阿羅漢道時，便已殺掉所有污染自己及危害他人的「煩惱賊」。阿羅漢是清淨無染，不與煩惱為伍的 者；凡夫則相反，他們是製造煩惱之人。

凡夫在巴利文是**Puthujana**，**puthu kilesejinetiti**，**puthujjano**，意為「製造很多煩惱的人」。此意為何？當人們的煩惱未斷，其色、聲、香、味、觸及法等六塵撞擊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時，由於凡夫不能如理作意 (**yonisomanasikāra**)；故不能如實知見因緣生滅之法的無常、苦、無我及不淨的真相，因此便會生起下列之現象——對可愛、可喜的目標，立即產生貪愛、執著及邪見(認為有一個永恆的自我)，而對不可愛、不可喜的或不順意的目標，即刻生起排斥或瞋恨；此是因為人們對自己無法得到而別人卻擁有的東西，立即生起之妒忌或想破壞的心，也就是對貪、瞋、我慢、妒忌等不善心的生起，並不感到慚愧與羞恥；故此，凡夫常與各種煩惱為伍，並成為製造煩惱之人。

煩惱不但會使自己今生與當來後有之世沉淪，也會損害他人的福利。在煩惱的作祟下，凡夫做出你爭我奪、，甚至殺人、放火等惡行。當惡業一旦成熟，他們就得承受惡果，墮落至充滿痛苦、沒有快樂可言的四惡道中；因此方說「諸煩惱賊，常伺殺人」，危害此世及未來世。

當我們了解自身的煩惱就是毀壞自己的敵人時，我們便應該發奮圖強精進努力，殺掉自己的煩惱賊。

#### 《法句經·80》

灌溉者引水，箭匠矯直弓箭，  
木匠處理木材，而智者調御自己。

佛陀在迦耶的一株菩提樹下禪坐，以須陀恆、斯陀含、阿那含及阿羅漢道的智慧之劍殺盡了損害自己與損害他人的一切煩惱賊，故稱世尊為「殺賊」，又稱作「阿羅漢」。

煩惱是輪迴的根本，煩惱一旦被根除，生死輪迴就不再相續；阿羅漢因殺盡了所有的煩惱賊，擺脫生死輪迴的束縛，所以他是完全自由的覺者、人，至於他的行為，也不再有任何業的動力，因此不再受後有之報。

由於後世之人懷著對眾生的憐憫，請求佛陀與阿羅漢莫入涅槃(請佛住世)；但這是違反自然法則的！一切人，不論是佛、阿羅漢、菩薩或者凡夫都有壽命終止的一天，這是生命的自然法則。當凡夫或菩薩(因煩惱未斷)死亡時，他們會隨業而輪轉於三界六道間；但是，佛及阿羅漢，因為導致輪迴的無明與愛欲已經斷盡，一旦他們的壽命終止，便不再受生於三界之輪迴。佛陀於證悟後，第一次初轉法輪時曾宣示：「知見在我的心中生起，我了知——我的解脫是不可動搖的！這是我的最後一生，我將不再有未來的投生。」

阿羅漢六根清淨，正念現前，他們無憂無慮(遠離一切塵垢)、安穩自在，不因生活的變化而心起波動。佛陀在《法句經》中讚嘆阿羅漢道：「完成生死路，無憂盡解脫，斷除一切縛，無有煩惱者。于村落林間，平地或山陵，何處有羅漢，彼地即快樂。」

因此阿羅漢是值得眾生尊敬和供養的者！

#### 《佛陀與弟子阿羅漢的區別》

佛陀的十大弟子如舍利弗尊者、大迦葉尊者等也都是擺脫輪迴的阿羅漢。然而世尊的這些弟子們與佛陀所證得的阿羅漢道果仍有些許的不同；其實就殺賊的意義來說他們是一樣的，只是佛陀的弟子們仍有餘習(Vāsanā)(習氣一習氣不是煩惱)未除；而世尊則是位功德圓滿、沒有任何習氣的阿羅漢，這要如何解釋呢？請看如下的舉例說明。

有位叫做比利陀瓦加(Pilindavancca)的阿羅漢，因為在過去生的五百世輪迴中，都是出生於婆羅門家族，所以使用輕慢的字眼成為他的習氣。他習慣稱呼居士為「下等人」(vasala)。但卻不帶有任何瞋恨或我慢，因為阿羅漢已斷除所有瞋恨及我慢。

有一天，比利陀瓦加尊者在路上遇到一位農夫。農夫的牛車載滿了藥，比利陀瓦加尊者便問道：「下等人！你車上載的是什麼東西？」一聽到自己被稱為下等人，農夫很生氣地回應說：「我載的是鼠糞！」一說完，牛車上的藥全都變成了鼠糞；頓時農夫傷心地悲泣起來。路人見狀便問他哭泣的原因，他從實告知；路人聽後便勸他去向比利陀瓦加尊者道歉。當農夫向尊者道歉時，所有的鼠糞又都立刻變回原來的藥物。

由此可見！弟子所證得的阿羅漢果仍帶有習氣；如裝滿酒精的瓶子，即使將酒精全部倒掉，瓶子卻仍有酒味。佛陀所證得的阿羅漢果，就如同一個裝有清水的瓶子，當清水倒掉後，瓶子不留下任何味道；因此佛陀證得的阿羅漢果，在習氣方面與弟子有所不同外，他們所解脫的煩惱，彼此是一樣的。當釋迦菩薩在成為阿羅漢的同時，他也是位正等正覺，並擁有一切知智及大悲心的覺者。而這些也是他的阿羅漢弟子們所沒有的特質。

佛陀曾對弟子們清楚地說明，他與弟子阿羅漢之間的區別：

「啊！眾弟子，如來是阿羅漢時，已是無上正等正覺，是他宣佈證得之道，他是道之知者 (maggaññu)、道之解者 (maggavidū)、道之悟者 (maggakovido)。現在！他的弟子趕路人，步其足跡走。眾弟子！此即是區別。如來為阿羅漢，是無上正等正覺，區別於由智慧得解脫之弟子。」

#### ● 當為最勝應供者

除了以上所說，阿羅漢還有另外四個含義。第二個含義是「最勝應供」(Worthy of worshipping)。佛陀是最值得一切眾生，包括三十一界最高眾生如梵天及天神的供養；供養包括袈裟、食物、住所、服務、禮敬等。

佛陀欲入般涅槃時，娑羅樹不應時節而鮮花盛開，撒滿佛陀的色身；眾天神亦撒下檀香粉與鮮花表示對世尊的敬仰。佛陀在世時，許多著名的人物，如頻娑娑羅王供養佛陀竹林精舍，大富豪給孤獨長者用大批黃金買下祇樹給孤獨園 (Jetavana) 供養佛陀及僧團。這是因為世尊是三界最上、最值得禮敬者；而供養德行越高的人，所得到的福報也越大。

有一回佛陀在天上說法，一位名叫安窟拉 (Ankura) 的天神先抵達，他便坐在前面聽法。之後又來了更多、更亮的天神，安窟拉就只好退到十二由旬 (Yojana) 遠的地方坐。這究意是什麼原因呢？原來安窟拉在過去世樂於布施，曾於一萬年裏修建了一排十二由旬長的火爐，並大量布施；但當時並不是佛法盛行的時代，因此所有受供養者無一是已證道果的。而另一位稍後抵達的印達卡 (Indaka) 天神，卻越過安窟拉而坐在前面，因為他在前世曾供養一勺飯給阿奴律陀 (Anuruddha) 阿羅漢。因這善業使他身上發出的光遠超越安窟拉天神；所以布施給已斷煩惱的人，所得的福報更大。正如佛陀所說：

「在布施時，應該辨別，只有把種子種在良田裏，才能獲得更大的福報。」

現在，雖然佛陀已經入滅許久，但我們依然可以以花、水、燈等供養佛像。供養時，我們應該想像清淨無染的佛陀就在吾人面前，並同時憶念他至高無上的德行。如果我們供養的心意 (cetana) 很強，並且在供養時充滿歡喜心，我們便可由此獲得很大的福報。

在緬甸帕奧禪修道場 (Pak Auk Forest Meditation Center) 裡，有許多因供養香、花……等於佛塔者，在臨終時依此善業而得往生善趣。

有一位禪修者，修習至緣起或緣攝受智的境界。為了尋找產生今世五蘊果報的因緣，她將已證得的智慧之光觀照過去之五蘊，由此，他發現自己的前世是位男眾，因執著於事業而無法專心禪修。為此，當他供養油燈於大金塔<sup>1</sup> (Shwedagon Pagoda) 時，就許來世成為能禪修的眾。臨終時，他供養油燈於大金塔的業已成熟，而此業相再次現在她臨終的心路過程，因此產生她今生的五蘊果報；果然如他所，今世成為能夠專心禪修的眾。由此可見，供養者的福報是多麼巨大。

世尊涅槃後，名留青史的阿育王，懷著對佛陀無比的敬仰，建造了八萬四千座佛塔和寺廟，以紀念世尊所教的八萬四千法蘊<sup>2</sup>(Dhamma Khandha)。阿育王也派遣許多已證得阿羅漢的尊者到世界各地，將佛陀宣說的真理弘揚出去。這也包括他的兒子馬興達尊者(Ven. Mahinda)。當尊者抵達斯里蘭卡時，通過真理的力量，他度化全島之人成為虔誠的佛弟子。至今已二千多年了，斯里蘭卡仍然尊奉於佛教；由此可見，佛陀的正法還能保留至今，實應歸功於阿羅漢僧眾們無私的弘法精神。

由此可知，無論吾等造作何種善業，我們都應該把心導向於體證涅槃的目標，這即是「波羅蜜」(Parami)。如果我們只是祈求享受人界或天界的快樂，這僅只是人天福報而已，稱不上「波羅蜜」。因為人界、天界都是無常的，在三界(欲界、色界及無色界)中，我們僅是隨業流轉的過客，不是永恆的歸人。佛陀說：

「比丘！就算是少許的糞便也有臭味。同樣的，我不稱讚出生，僅管是一彈指般短暫的次數。」

#### 註釋

1. 大金塔是收藏佛陀頭髮的金塔。
2. 八萬四千法蘊是佛陀一切教法的總稱，為對治眾生諸多煩惱所施設的法門，八萬四千法並非實數，而是表示眾生煩惱有多少，法門便有相應之多對治彼。

#### ● 破輪迴之輻者

阿羅漢的第三個含義是「破輻」。由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等十二因緣等組成的車輪，無始以來，輾轉輪迴，讓人無法解脫。

如今佛陀已在菩提樹下，用精進的兩足、信心之手、智慧之斧，斬破首要滾動這輪迴車輪的無明，以及組成這車輪的其他輻條(緣起支，如行、識、名色等)。隨著無明的粉碎，車輪亦紛紛墮落，不能再輪轉。所以稱「破輻」為阿羅漢。

#### ● 遠離一切不善者

阿羅漢的第四個含義是「遠離一切邪惡、煩惱」(Araka)，此即為煩惱不能在心中生起之意。因為阿羅漢已經徹底滅除所有煩惱，而已被滅除的煩惱不能再重生；就如乾枯的種子，不再發芽。

#### ● 無秘密可行惡者

阿羅漢的第五個含義是「不在隱密處造惡」。世間自以為聰明的愚者，深怕名譽受損而秘密行惡；不論隱密或公開所造的惡行，都得付出同等的代價。佛陀絕不會這樣行事，他沒有任何隱私，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對於一位已將煩惱連根拔起、不再執著於世間一切之者而言，還有什麼秘密可言？

綜上所述，佛陀具有無上之功德，因此我們尊稱佛陀為「阿羅漢」。

「揮殺諸煩惱賊，最勝天人應供故，破了輪迴之車輻，遠離一切諸煩惱，無有秘密可行惡。」

## (二) 正等正覺 **Sammāsambuddho**

**Sammā**是「正」，**Sam**是「自己」，**buddho**是「覺悟」，正等正覺就是通過自己的精進證到佛果，無需其他老師的指導。

### 【太子的成佛之道】

當悉達多太子初次看到老、病、死三相時，他感到非常震憾，於是便開始思考人世間的無常、痛苦及生命之迷。直至他看到一位出家人安詳與超然之相後，他才毅然捨棄權威顯赫的王位，離開親愛的嬌妻及剛出世而又未見過一面的兒子，並開始尋求生命的永恒真理，走向解脫生、老、病、死的境界——涅槃。太子之所以這樣做並非他不愛自己的妻子與孩子，而是他對眾生的悲憫之情超越了男間的狹窄之愛，這是至高無上的慈愛。

悉達多太子，先後跟隨當時有名的阿羅羅迦羅摩仙人 (Alāra) 及優陀伽羅摩子 (Uddaka) 學習止禪 (Samatha)。雖然他先後證得無色禪、無所有處禪及非想非非想處禪那 (止禪最高境界)，但他並不因此而滿足。他認為此雖是心達到最幽靜及細微的境界，但仍不能到達厭離、覺悟、解脫及涅槃的境界於是他離開了他的導師，開始獨自修習苦行。

就佛世時印度的修行風氣來看，一般修苦行之人都相信煩惱來自於色身。因此，他們通過嚴格的自我管制、斷食等方法折磨身體，以期解脫煩惱，達到清淨之境。悉達多太子便是藉此而艱苦地修苦行六年。開始時，他修習止息法，控制鼻、口、耳之呼吸。由於被困在體內的氣息猛烈的撞擊著頭顱，使他痛苦難忍；有時屏氣時，身體猶如被火燄燃燒，令他痛苦不堪。接著他又節制自己的飲食，每天只吃一粒米；嚴格的節食使他黃金色的皮膚變的暗淡



乾枯，瘦弱憔悴。他形容當時的自己說：「由於禁食，我的眼珠深深陷入眼眶，如同沉落深水中的星星。由於營養不足，我頭上的皮膚枯萎，皺紋滿面，就像一粒生割下來的南瓜，風吹日曬之下，完全乾扁不堪。我非常之虛弱，當我動到我的腹部時，我觸到我的背骨；當我動到我的背骨時，我感覺到我的腹部。由於吃的少，我的腹部與背部緊貼著，當我小解時，我會因為站立不穩而跌倒在地。」艱苦的修行令他瀕臨死亡的邊緣，但卻無法證得自己所要追求的真理。由於了解折磨自己的色身非是解脫之道，於是他放棄苦行，接受蘇迦達(Sujata)的乳粥供養。跟隨及服侍他的五位追隨者，誤以為太子放棄對真理的追求，都帶著失望之情離他而去。

之後，悉達多太子來到伽耶(gaya)的一株菩提樹下，面對東方，在沒有任何導師的幫助下，以堅定的決心發誓：「即使我的血肉乾枯，只剩下皮、髓、骨，若我不得無上菩提，我絕不起此座。」他將正念安置於入息及出息(ānāpanasati)，修習定力，不久即進入初禪、二禪、三禪及四禪。魔王看到太子堅定的意志，知道他必能在當天證得無上菩提，於是憤怒地騎著一隻稱作 Girimekhalā 的大象，化為擁有千隻手之恐嚇形象，各持著武器攻擊太子。然太子不為所動，於是魔王又召來暴風、急雨、滾灰、熱石及毒風等，整個世界猶如陷入毀滅之中；為了征服魔王，悉達多太子用中指觸著大地，呼喚大地為他在四大阿僧祇劫及十萬大劫中所曾造下的英勇、無私之行為(Parami 波羅蜜)做出證明。太子心靈的祈禱是多麼具有震撼力且令人難以抗拒；整個大地和宇宙都為之震動，並以此回應，對他無與倫比的成就表示支持及敬意。魔王與手下都害怕不已，恐懼地擠成一團，並紛紛撤退。在黃昏前，太子成功地擊退魔王的干擾。

悉達多太子繼續進入安般第四禪。在初夜時分，他證得「宿住隨念智」。此智慧使他能夠憶起無數劫中自己及他人的過去世。在中夜時分，他證得「天眼通」，此一特殊智慧令他了知眾生是如何依其業力，從這一世往生至另一世。於後夜時分(凌晨二時至六時)，他悟得累世累劫所熱切追求之真理——前所未聞之法：四聖諦。太子徹悟到：「此是苦，此是苦因，此是滅，此是滅苦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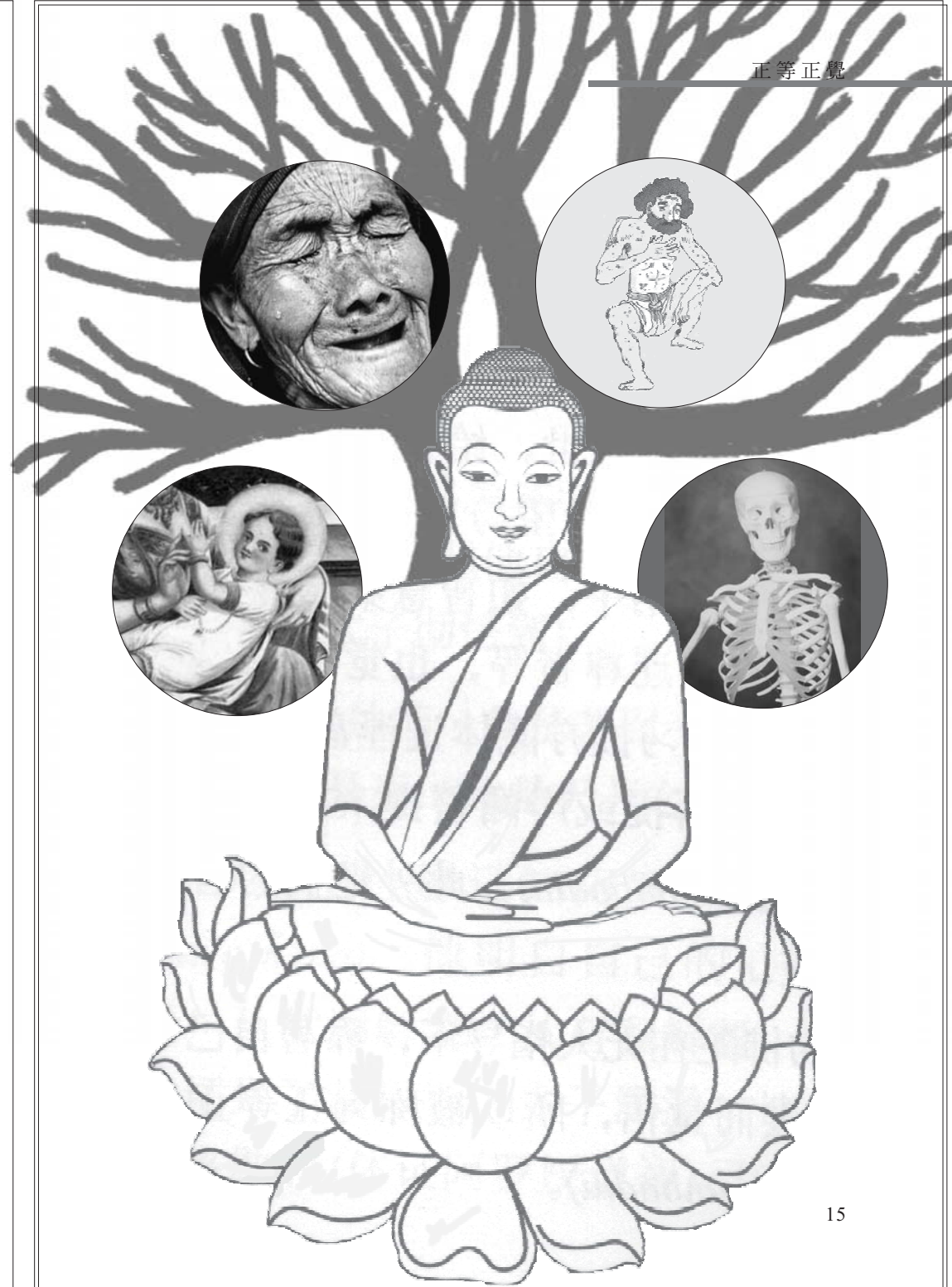
悉達多太子是因此而證知「阿羅漢道智」，或稱「漏盡智」(āsavakkhaya ñāna)。他明白自己的心已從諸漏中獲得解脫：從欲漏解脫，從有漏解脫，從無明漏解脫。由於證得漏盡智，太子深悉：這是他的最後一生，他所應該做的(體證阿羅漢道智)已經完成，不會再有來世——我生已盡，梵行已立，當作已辦，不受後有( 者的解脫知見)。

他所證得的是「無上菩提」(anuttaram sammāsambodhi)，與過去所有諸佛般，通過自己的努力，並在無人指導下所證得的「阿羅漢道果智」。超凡的智慧能令他真實了知一切，因為此智慧是與「一切知智」(sabbaññutañāna)相應。

### 【無師自證的一切知智者】

佛陀因此成為舉世尊敬的「正等正覺」。從一萬個世界來的天神及梵天，高興地前來禮敬世尊；大地也一起震動，所有的花朵如在禮敬佛陀般地為之綻放。正等正覺的出現世間，為在黑暗中長久摸索、迷失的眾生帶來無限的希望與光明。佛陀的阿羅漢弟子們，如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及神通第一的目犍連尊者等，雖也同樣地覺悟四聖諦；但他們都是先向世尊學習後才體證涅槃的，因此他們的證悟稱為「弟子菩提」或「聲聞菩提」(Sāvaka bodhi)，並非是「正等菩提」(sammāsambodhi)，此外，他們的智慧也不與一切知智相應。

偉大的佛陀在無人指導下，靠著自己非凡的智慧及勇猛精進而覺悟，所以他被稱為正等正覺或三藐三菩提（**Sammāsambodhi**）。



### (三) 明行足 Vijjā Caraṇa-Sampanno

Vijjā 是「明」，是指「智證」。Caraṇa 是「行」，是指「實踐修行」。世尊與所有諸佛都具備「明」與「行」的功德。「明」可分為三明或八明，「行」則有十五行。茲略述如下：

#### 【八明與三明】

##### 八明

1. 觀智 (Vipassana nāna)，佛陀能隨時觀照諸行(名色或五蘊)的無常、苦、無我三相。這亦是所有阿羅漢的永恒住所 (satata vihāri)。只要佛陀作意取念，他便能知道此是男人、女人、眾生……等。
2. 意所成神變 (Mano-mayā iddhi)，佛陀能隨意將身化成千萬個身。
3. 種種神變 (Iddhi-vidhā)，佛陀擁有種種神 的能力，包括伸手可觸及月亮；將月亮和太陽拉近；使明亮轉 成黑暗、黑暗轉 成明亮；在空中飛行、水上行走、遁地、穿牆而過等。
4. 天耳通 (Dibba Sato)，佛陀能夠通過天耳聽到遠處的聲音，無論是微細與粗顯的，包括天界與地獄的聲音，以及自己身上的蟲聲都可聽得一清二楚。
5. 他心智 (Cetopariya nana)，佛陀能夠知曉他人的心念，包括有情的證悟層次。
6. 宿住隨念智 (Pubbenivāsānussati)，佛陀能夠憶起無數劫的過去世，並且知道每一世的細節，包括他自己的出生地、名字，以及在哪一界逝世與出現於哪一界。
7. 天眼明 (Dibba cakkhu)，佛陀能以天眼看到天界、人界、地獄界等任何遠近的事情。天眼也包括「生死智」

(Cutūpapātanan)，能夠知道三十一界的眾生所造之業，以及其死後依業投生之地。天眼亦令人知曉未來的世界 (anāgatamsanāṇa)。

8. 漏盡智 (asavakkhaya nana)，佛陀通過證悟阿羅漢道智，滅除所有煩惱(漏)。

佛陀所具備的上述八種智慧，稱為『八明』。『三明』 (Tevijjā) 是「宿住隨念智」、「天眼明」及「漏盡智」。

#### 《佛陀的神變》

關於佛陀的神通，有如下之記載。

佛陀成道一年後，即應父親的邀請回到自己的家鄉。釋迦族是一個非常傲慢的貴族，包括長者、王族都不甘於向年輕的佛陀頂禮。為了挫釋迦族的傲氣，佛陀展現種種神 。他以神通飛到天上，並在空中出一座七彩寶橋來回地走著，他顯現「雙神 」(Yamaka patihariya)，快速地來回進入水遍及火遍四禪；然後出定，讓身體噴出水及火，接著又再次來回進入水遍及火遍。果然，佛陀如自己所決意，讓上半身噴出水，下半身噴出火；左邊和右邊的身軀，也分別噴出水和火。「雙神 」是唯有佛才能做到的，即使是大弟子如目犍連尊者等都無此能力；因為佛陀的每個禪那心路過程之間，只隔有兩個有分心。因此，佛陀進入水遍及火遍四禪的速度是驚人的，而弟子的每個禪那心路過程中間則隔有十六個有分心，故其交換禪定的過程稍為緩慢。

此時，釋迦族人對佛陀所展現的神通，無一不目瞪口呆，個個都被世尊的威力所攝服。他們的傲慢立即折服，無不向佛陀頂禮致敬。

同樣地，世尊也曾在舍衛城展現「雙神」的神通，目的是為了攝服外道。他展現神通後，心中想道：「其他諸佛在顯完雙神變後，都往何處去呢？」因此他以天眼觀看，知道他們之前都是去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在須彌山的頂端，須彌山的半山是持雙山（Yugandhara），為四大金剛的住處。於是世尊用一腳踩地，另一腳則踏在持雙山，然後提起地上的那隻腳，如登階般地，兩步就到了三十三天。到達三十三天後，佛陀便向自己的母親及其他天神開示《阿毗達摩論》，並連續地講了三個月。

在人間的舍衛城居民耐心地等待了三個月後，很想再次目睹佛陀之聖容，於是請問天眼通第一的阿耨樓陀尊者（Anuruddha）佛陀所在之處。尊者用天眼看見世尊在三十三天雨季安居。因此眾人請求目犍連尊者到三十三天去請佛陀回到人間。目犍連尊者以種種神之力，於群眾中潛入大地，再穿出須彌山，剛好出現在佛陀腳下。頂禮完畢，目犍連尊者便稟告佛陀：「世尊！舍衛城的居民非常想見您，懇請世尊回人間。」

佛陀答應說：「好的！我明天就回去。」剛巧次是滿月的薩，於是世尊向帝釋天王表明返回人間的心意，帝釋天王便讓他的建築工程師毗首羯磨建一座橋。此橋分三個階梯，兩邊各由金銀所造，中間則由紅寶石做成。隔天，佛陀走在紅寶石的階梯上，身體發出六道耀眼的光輪；迎送佛陀的隊伍聲勢浩大，他們包括走在金色階梯的眾天神，以及走在右側銀階梯的淨居天梵天神與大梵天；大梵天王撐著大白傘；帝釋天王恭敬地捧著世尊的衣鉢；音樂神則以奏樂供養佛陀。如來在眾天神的陪同下回到人間，他的光輝頓時照耀了整個舍衛城。所有的群眾被這壯觀的場面所震撼，看到佛陀無比的威儀與光彩，個個都發願要成佛。據說天神與人類當天皆能互相看到對方。

率領僧眾前來迎接佛的是舍利弗尊者。他對佛陀歸來的這一幕景象讚嘆不已，並恭敬地對如來說：「世尊！我從未見過或聽過如此壯觀、輝煌及榮耀的一幕。世尊！您的確深受天人、梵天神和人類愛戴、尊敬與仰慕！」佛陀對他說：「舍利弗！有特質的聖人都會深受人及天人的愛戴。」

這一天也正是緬甸佛國雨季安居的最後一，緬甸人民都了解其中的意義，所以他們都會在這天燃燈放炮，以紀念世尊從三十三天回到人間。佛陀雖然擁有種種超人的神通，但卻極少運用；即使他在般涅槃前，身體已經非常虛弱（佛陀形容自己的身體如一輛破車），但他仍決定步行到拘尸那羅，選擇進入般涅槃的地方，同時也為了度他最後一位弟子須跋陀羅證果。在最後一次的行化中，由於過度的虛弱與疾病，他不得不在二十五個地方休息。由此可見，佛陀展現出的是他無限的悲心及堅?的意志力。

### 【十五行】

「行」有十五行，包括：

1. 波羅提木叉律儀（Pāṭimokkha sīla），是僧尼均應遵守之戒條，又稱為學處或律儀。意譯為別別解脫或別解脫、隨順解脫或正順解脫，是出家僧眾受持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於身三（殺生、偷盜、邪淫）口四（妄語、惡口、綺語、兩舌）等七支罪別別解脫。《五分律》卷十八記載：「波羅提木叉者，以此戒防護諸根，增長善法。」依佛制，於每半月薩之比丘及比丘尼當誦此戒，若有犯者當於眾中發露懺悔以出罪。《清淨道論》：「此中別解脫律儀，謂學處戒。別別、護者、解脫、脫惡趣等苦；故名別解脫律儀。」

由此可知，依戒修行所得的道果及能證的知智和所證的涅槃，都稱之為解脫；所以受持此戒是解脫的因，能捨棄惡行，滅除煩惱，出離惡趣，超越三界而得解脫。

2. 守護六根 (Indriya-saṃvara sīla)，通過正念保護眼、耳、鼻、舌、身、意，不讓煩惱賊從這六門進入心中。由於一般人不能收攝心於止禪或觀禪的目標上，當六根觸到可喜的六塵時，心中便生起貪愛；反之，當六根觸到不可愛的六塵時，心中則生起瞋恨。因此眾生的心無時無刻都受到煩惱或不善法的折騰。佛陀多數都以觀智來守護根門，如觀行法的無常、苦、無我，或以止禪業處，或進入阿羅漢果定，守護六根。

3. 飲食知量 (Bhojane mattaññutā) 是指食用足夠維持身體健康的食物量，並且如此作意：我食用此食，不是為了嬉戲，不是為了驕傲，不是為了裝飾，不是為了莊嚴，只是為了支持及維持這個由四大種色 (māhā bhūta)<sup>1</sup> 所構成的身體。為了防止由飢餓引起的不適，為了幫助梵行<sup>2</sup>作如此思惟：我將滅除由飢餓引起舊的苦受，並阻止因飽食而引起的新感受；這樣！我才會健康、無過失、安住自在。

用餐時，世尊不若常人一直到肚子飽脹時才停止飲食。如果佛陀應吃三十口飯食，他會將剩下的最後三口以水代替。飲食知量對於修行是很重要的！如果受不了貪欲的誘惑而吃到肚子飽脹，這會造成身體的不適，打坐時也會昏忱，身體往前傾倒；思路變得遲鈍，目標也會顯得模糊不清，以致無法用功，枉費稀有難得的修行機會及崇高之目的。

4. 警寤策勵 (Jāgariyānuyoga) 是指行者白天不作睡眠，他依靠行禪與坐禪克服阻礙善法的五蓋，淨化心靈。初夜時（晚上六時至十時），他如白天般地藉著來回經行與坐禪克服阻礙善法的五蓋，淨化心靈；中夜時（晚上十時至凌晨二時）他以獅子的姿勢右脇而臥，右腳墊著左腳，正知正念，並警寤起床的時間；後夜時，藉著來往經行與坐禪，淨化阻礙善法的五蓋。在此，他僅以三夜中的中夜時分入睡（三夜是指夜晚分為初夜、中夜和後夜三個部份），其他初、後二夜則在禪修。

佛陀時常保持正念和覺醒，一天只睡一個小時二十分鐘。他的生活作息如下：

- \* 晚上六時至十時，他為信徒們開示佛法並協助比丘們解決修行上的問題。
- \* 晚上十時至凌晨二時，世尊為天神開示。天神因為不喜歡人體的臭味，祂們多於半夜時分，人們大都入睡之際（因為氣味覺輕）才前來聽世尊開示佛法。
- \* 凌晨二時至三時，佛陀開始經行。
- \* 凌晨三時至四時，世尊小睡一小時（下午有小睡片刻，故總共睡眠一個多小時）。
- \* 四時至五時，入阿羅漢道果，享受涅槃之寂靜。
- \* 五時至六時，佛陀為一切眾生散發慈悲，並用一切知智，觀看當天有哪一位眾生將證悟道果。無論即將證悟的眾生身在何處，路途有多遙遠，世尊都會不辭勞苦地走向他說法。

第五至十一行是七個妙法 (sadhama)，它們是：

5. 信 (**Saddhā**) 是指對當信之事有信心、決意，而且絕不。而當信之事是對下八法深心信受。
- (1) 佛的德行；在此，「佛」是指每一尊佛，包括過去佛與未來佛。
  - (2) 法；是對道、果、涅槃及三藏經典的信心。
  - (3) 僧；是指賢聖僧，包括向聖位及已證得聖位之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及阿羅漢道果的四雙八輩。
  - (4) 戒 (5) 定 (6) 慧 (7) 過去五蘊、未來五蘊、過去五蘊與未來五蘊二者。(8) 緣起法；是「此故彼」之法，「即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基本上是解釋生死輪轉的因緣結構—當無明存在時，依靠無明，行等緣生法都會存在；當無明滅時，依靠該緣(無明)而生起的行也會跟著滅去。緣起法也包括「因果法則」。佛陀對業及因果的了解是圓滿的。
6. 慚 (**Hiri**)；對惡行或貪、瞋、癡等惡念的生起感到羞恥。羞恥心永遠與佛陀同在。
7. 愧 (**Ottappa**)；對惡行或貪、瞋、癡等惡念的生起感到害怕(害怕惡行所帶來的果報)。當然，佛陀是絕不再犯任何惡行的聖人。
8. 多聞 (**Bahussuta**)；包括括對經、律、論三藏的知識和觀智。
9. 精進 (**Viriya**)；是指如來已圓滿修行的四法：  
 精進於斷除已生的惡法。  
 精進於防止未生的惡法生起。  
 精進於令未生的善法生起。  
 精進於令已生的善法增長

10. 正念 (**Sati**)；佛陀對身、受、心及法四念處，已經圓滿修習，其身、口、意從不失正念。
11. 智慧 (**Pañña**)；是透視五蘊無常、苦、無我的智慧。

第十二行至第十五行是12. 初禪、13. 二禪、14. 三禪和 15. 四禪。

佛陀的一切知智是因「明」而圓滿。由於一切知智圓滿，佛陀了知哪些事物對眾生有益和無益。佛陀大悲心的圓滿是來自於十五行的完備，他並以大悲心勸導眾生避惡行善，趨向不死之境。



#### 註釋

1. 四大種色 (maha bhuta) 為地、水、火、風等四種基本元素 (四大) 所構成的色法 (四大所造色)。
2. 梵行 (Brahma-cariya) 意譯為淨行，是出家及在家居士所修持的離欲清淨行。《增一阿含經》卷三十：「若有人戒律具足而無所犯，此名清淨修得梵行。」



### 【明與行雙俱】

八明、十五行對行者來說是極為重要的。譬如我們需要「行」( 施、持戒與修定等善行)才有機會遇到善知識或佛陀。我們需要「明」，觀照名色和五蘊為無常、苦、無我的智慧，才能遇到佛陀或善知識，聽聞佛法，體證涅槃。如果學人只行 施、持戒及修定等善行，而缺少明的種子，雖然他們能在下一次的佛法時期，親身聽聞佛陀說法，但卻不易體證四聖諦。如憍薩羅國(kosala)國王，雖然曾多次親近佛陀，佛陀也屢次為他說法，但由於他在過去世沒有累積明的種子，因此不能開悟。

對於只具備「明」，而缺少「行」的學人，雖然他們可以在下一尊佛的時期聽聞佛法，取得證悟，但由於缺少「行」，卻難有機會遇到佛法時期。正如教導菩薩(世尊證悟前的稱謂)無所有處及非想非非想處無色禪的阿羅羅迦羅摩仙人和優陀迦羅摩子，雖然他們都具備「明」的種子，可通過聽聞佛法而證悟四聖諦，但不幸的是，阿羅羅迦羅摩仙人在菩薩還未證得正等正覺的前一周，已投生至無所有處無色界；優陀迦羅摩子則在菩薩證得正等正覺的前一晚，投生至非想非非想處無色界。菩薩成道後，縱然能到無色界天向他們宣說真理，回報他們，但無色界的眾生，只有心識，他們是沒有色身，缺乏耳根的眾生，因此無法聽聞佛法。對此，佛陀只能感嘆可惜。這些眾生在漫長的輪迴中，萬一其中一個惡業成熟，將會墮入四惡道之一。要想遇到下一尊佛的機會就更加渺茫。正如佛陀於經中所說：

「比丘！……那些在四惡道中往生而投生在人道或天道的眾生的數量有如我指甲上的塵沙；那些一再重覆地投生在四惡道中的眾生數之不清，有如大宇宙的塵沙般。」

關於「明」及「行」這兩類種子，行者若有幸得遇佛法而未能獲取「明」的種子，確實是盡失良機；因為能透視名色的無常、苦、無我(尤其是無我)之「明」的種子，只能在佛法時期獲得。由於我人是不屬於八不幸生命界(attaḥkkaṇa)<sup>1</sup>裡的眾生，因此我們應該要把握此生的良機，致力於培養慧。如果我們決意竭盡所能，並堅定不移地付出最上等的精進力，並加上成熟的波羅蜜，便很有可能在今世徹底滅除會導致自己痛苦和危害別人的三大毒素—貪、瞋、癡。

如果我們此世想解脫輪迴的痛苦，至少應該努力具備「明」、「行」兩者，確保能夠再遇到佛法，並在聽聞、學習佛法之後證悟涅槃，擺脫輪迴的束縛。

#### 註釋

1. 《長部》初品·十上經(Diḥa Nikaya , Pathika-Vagga , Dasuttara sutta)·八不幸生命界經：
  - (1) 沒有佛法的地區，又稱為「邊地」；有佛法的教區則稱為「中國」。
  - (2) 四無色梵天界(因為缺乏耳根之故)。
  - (3) 天生殘缺者，譬如諸根不具或根損者。一無「暇滿」之人身。
  - (4) 色界的無想有情梵天界(此界的眾生沒有心識活動，像植物人一般)。
  - (5) 生為持有邪見之人(認為沒有所謂的善業及沒有因果報應等不正見)。
  - (6) 餓鬼界眾生。(7) 畜生道眾生。(8) 地獄趣眾生。

#### (四) 善逝 Sugato

Su是「善」，gato是「逝」。Sugato是「善逝」。

提及「善逝」之前，先說「善來」。佛陀之於此輪迴世間修習十波羅蜜，目的是為了證佛果及一切知智，幫助眾生解脫生死輪迴的痛苦。

#### 【因地之修行】

佛陀在四阿僧祇劫及十萬大劫前，名叫須彌陀(Sumedha)。在他很年輕的時候，父母親就去世了，留下許多財產給他，其中包括他家七代祖先的遺產。然而須彌陀的內心一直都在想：「生、老、病、死都是苦。既然有導致苦的生死輪迴，必定有解脫苦的涅槃。我將找尋一條滅苦的道路。我的父母及祖先七代只會賺錢、存錢，然而他們死後卻連一分錢也帶不走；我要這些錢財做什麼？」於是須彌陀打開財庫，以平等心將全部財產不分等級地施出去，然後到喜馬拉雅山脈出家修行。七天之內他便證到八定及五種神通。

有一天，須彌陀用神通在天上飛行，看到喜樂城(Rammavati)的村民愉悅地修路。他飛落在眾人面前並問道：「你們這麼愉快地修路，到底是為了誰？」村民們回答道：「舉世無雙的燃燈佛已出現世間，他是三界之尊，我們特地修路來迎接他。」須彌陀一聽到佛陀的名字，感到非常的歡喜，立刻向村民要了一條路來修補。他原本可以用神通之力來完成這項工作，但卻沒有這麼做。反而親自動手修路，讓功德更加圓滿。當他還未完成修路的工作，燃燈佛和四十萬阿羅漢弟子已來到村莊。佛陀身上散發出六色光彩，色身如純金一般。



須彌陀凝視著具足三十二偉人相的燃燈佛，高興的地心想：「今天我應該為佛陀奉獻自己的生命，讓佛陀和他的四十萬弟子從我的背上踏過。以身體作為佛陀與諸阿羅漢的橋樑，肯定會為我帶來無窮的快樂與福利。」於是，他就把身體趴在泥坑上，做五體投地之禮。此時，須彌陀心中生起發願成佛之念：「其實我可以在今天成為阿羅漢，解脫一切痛苦。但像我這樣非凡之人，如果自私地獨自解脫眾苦，對眾生有什麼好處呢？我必須付出最大的精進力以證得正等正覺，再協助一切眾生解脫生死之苦。」懷著對眾生深切的悲憫，須彌陀毅然捨棄當下證得阿羅漢的機會，發願修行難行的菩薩道。他大膽地宣誓：

「**Buddho bodeyyam**」，當我明了四聖諦時，我將使其他人也一樣明瞭四聖諦。

「**Mutto mocceyyam**」，當我解脫生命的束縛時，我將使其他人也一樣解脫。

「**Tinno tareyyam**」，當我越渡輪迴的大漩渦時，我將使其他人也一樣越渡。

當須彌陀如此發願時，身邊的一位淑女(耶輸陀羅的前世)見到他便立即對他傾心。她將手上八朵蓮花的其中五朵送給須彌陀，另外三朵供養燃燈佛。她亦發願要成為須彌陀生生世世的伴侶，並幫助他證悟佛果。

之後，燃燈佛並沒有從他身上踩過，而是繞在他的身旁行走。燃燈佛及眾阿羅漢離開後，須彌陀愉快地站起來並開始想：「如果要成佛，我應從何做起？」在探索成就佛果的因緣時，須彌陀發現過去諸菩薩都修習十波羅蜜而成就佛果。是哪十個波羅蜜呢？



## 【修習十波羅蜜】

### 1. 布施波羅蜜 Dāna-pāramī

這和我們平時的 施，如供養食物、袈裟等有所不同。菩薩行的是「大布施」，又稱「大捨離」(Māhapaṛicāgge)。大捨離有五種：(1) 供養或捨棄所有財富。(2) 捨棄王位。(3) 捨棄四肢，如手、腳、眼睛。(4) 捨棄兒女、妻子。(5) 捨棄生命。

佛陀不是一世或多世就做出這樣的大捨離。他所做出的犧牲無可計數。在《SiviRaja本生經》裡，當瞎眼的婆羅門前來跟悉瓦(Siva)國王討取眼睛時，悉瓦國王心想：「假如一位乞丐跟我討取身上的任何器官，我會認為這比加冕更加崇高。假如他要我的心，我會用劍割開心房，取出我的心，就如採蓮花般，把正在滴血的心送給他。若有人要我的血，我會擊碎全身，把我所有的血布施予他。假如有人來討取我的眼睛，我會挖出眼睛，就如從殼中取出豆般送給他。身體的任何部分，沒有什麼是我不曾布施過的。」說完，他即挖出自己的眼睛送給瞎眼的婆羅門。

另一則是關於菩薩如何 施妻子和兩個孩子的感人故事。故事取自《毘輸安咄囉本生經》(Vessantara SiviRaja)。在這一世，毘輸安咄囉王子圓滿了他的施波羅蜜。

毘輸安咄囉王子一出世就向母后伸手要行 施，四歲時，凡是父母給他的所有珠寶、項鍊等，他都施出去。在他八歲時，就有了一個想法：「如果有人要我的血、肢體、心及眼睛，我會馬上奉獻出來。」當他長大時，他每天 施六萬錢給予需要者，並且設立了六個亭子以方便 施給來自四面八方的人。

有一次，鄰國發生旱災，他們的國王便派人來向毘輸安咄囉王子討取有降雨能力的國象。毘輸安咄囉王子毫不 地把這國寶 施出去；然而，他的行為卻惹惱自己國家的人民，國王逼於無奈，只好把他放逐到別處去。毘輸安咄囉王子要求在他還沒離開國土前，進行最後一天的七百大 施；他送出七百頭大象、七百匹馬、七百頭牛、七百輛車子、七百位男奴及女奴以及各種各樣的食物飲品。之後，毘輸安咄囉王子帶著自己的王妃瑪帝(Maddi)(耶輸陀羅的前世)及一對兒女，坐著馬車朝向野獸經常出沒的喜馬拉雅山前進。路途上，有人向他討取東西，他便把身上所有的裝飾品，包括馬車都 施出去。最後，他們只好抱著自己的孩子步行。天神把他們引到目的地後，他們便在森林裡隱居下來。瑪帝王妃自願出外尋找野果以方便丈夫修行。

有一位名叫朱加卡(Jūjaka)的婆羅門，他的妻子想要索毘輸安咄囉王子的兒女來作為自己的奴隸，於是她便朝毘輸安咄囉王子隱居的地方去表明心意。毘輸安咄囉王子的兩個孩子獲知消息後十分害怕，於是立即到 裡 藏起來，並以荷葉掩蓋自己的頭。毘輸安咄囉王子隨即把他們喚出來；孩子們心不應該違背父親的心意，於是就乖乖地出來。那個小王子是羅睺羅的前世，女兒則是蓮花色比丘尼(Uppala-vannā)的前世(佛陀神通第一的女弟子)他們都發願要協助菩薩完成其波羅蜜。毘輸安咄囉王子對著孩子們說：「我欲渡過那難渡之輪迴大海。當我到達彼岸，我會帶領你們及一切眾生一起渡過。孩子！請允許我完成布施波羅蜜。」

安慰完孩子後，毘輸安咄囉王子很歡喜地將他們施給婆羅門。由於這是難捨之捨的善舉，大地為之

震動了起來。朱加卡的心腸非常的惡毒，不但沒有善待這兩個孩子，還用長藤把他們綁起來拖著走。在孩子的父親面前，他甚至用力的鞭打他們，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在半路上，兩個孩子趁著朱加卡絆倒之際，將藤條鬆開後逃走。他們一回到父親跟前，抱著父親的雙腳顫抖地哭泣著，並要求等母親回來後，再把他們送出去；但朱加卡又追回來，把他們拖走。兩個孩子哀痛的哭訴：「父親，難道你都沒看到血從我們的背後流出來嗎？你養育我們，用香水為我們洗澡，把我們放在幽香的茉莉花裡，難到就要看我們承受這些痛苦嗎？」

聽著孩子們這般痛苦的哀泣，毘輸安咄囉王子的心中生起巨大痛苦，他的身體劇烈地顫抖，淚水撲簌簌地流下，呼吸也變得急促。由於鼻子無法承受粗糙的呼吸，他得靠嘴巴來吸吐。此時此刻之悲痛幾乎撕裂了他的心。毘輸安咄囉王子自問：「為何如此痛苦？他了解到這完全是因為對孩子的執著。於是他通過智慧（如理思惟），克服心中的傷痛，像常一樣地坐著。」當妻子回來時看不到兩位孩子，便追問丈夫。毘輸安咄囉王子唯恐妻子承受不了，始終保持沈默，沒有回答。妻子以為孩子給野獸吃掉了，傷心欲絕地出去尋找。任憑她找遍山丘、草叢及山洞；從夜晚到黎明，她依然還是找不著自己疼愛的子女。她回到丈夫面前，悲痛地哭泣著，最後暈倒過去。毘輸安咄囉王子含著淚用水潑醒她，並對她說：「我把孩子送給人了。作為一位善人，當有人來索求時，應該毫不猶豫地布施，包括孩子。瑪帝！請歡喜；沒有任何布施比布施孩子更為高尚。」

瑪帝對丈夫的愛情是崇高的，她克制自己的悲傷，對丈夫的布施感到歡喜。之後，又有人來索討毘輸安咄囉王子的妻子；帝釋天為了不讓任何人帶走他崇

高的妻子，同時欲協助他完成 施波羅蜜，於是便化做一位老婆羅門來討取瑪帝。當毘輸安咄囉王子得知老婆羅門的心意時，他平靜地，毫無執著地將他忠心的妻子交給對方。毘輸安咄囉王子拉著妻子的手，想知道她的反應；瑪帝沒有傷心哭泣，她堅定地說：「自少女時，我便是你的妻子，你始終是我的丈夫；你可隨你的心意把我送出去或賣出去。」

於是毘輸安咄囉王子把他身邊唯一同甘共苦的伴侶 施給婆羅門，大地頓時為這大捨離而震動。帝釋天讚嘆瑪帝的決意後，並現出原來的面貌告訴他：「你把妻子布施出去，已經圓滿了自己的布施波羅蜜。現在我把忠心的妻子還給你。」

至於朱加卡波羅門在帶走兩個孩子後，被天神引至毘輸安咄囉父親的國土。他在得到國王給的大筆錢財後，便大吃大喝起來，結果腹脹而死。兩位孩子將父親的住處告訴了國王，然後引導國王把毘輸安咄囉王子和王妃隆重地迎接回國。

## 2. 持戒波羅蜜 Silā-pāramī

菩薩持戒嚴謹 在身、口、意方面堅守善業，避免不善之業。菩薩對待自己的戒，比對待自己的生命更為重要。有一世，菩薩出生為有威力的海龍王，因厭惡自己的蛇身形狀，於是便決定在人間持守八關齋戒，以期能在來世得生天界。有一天，當牠看到補蛇人朝其走來時，牠堅定自己的決心：「今天！就算是 蛇人把我剝成粉身碎骨，我決不會起瞋恨破毀我的戒」。於是牠一動不動地蟄伏在山丘上，決意堅守牠的八關齋戒。補蛇人捉起牠的尾巴，使牠的頭朝下，然後震動牠的身體，使其吐出所吞下的所有食物，並像壓枕頭般將牠壓在地上，再將牠的骨頭打碎。雖然牠遭遇到這般的折磨與痛苦，牠並沒有絲毫的怨恨。牠心

想：「我噴出的氣是非常毒的；如果我痛苦地從鼻孔噴出毒氣，他的身體將變成灰燼，這有損我的德行，我也不應瞪著他。」菩薩便這般默默地忍受著百般的折磨；他如此精進地修習持戒波羅蜜，就算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 3. 捨離波羅蜜 *Nekkhamma-pāramī*

「捨離」是指遠離世間之樂，以梵行為生，也意指以禪定暫時壓制五蓋<sup>1</sup>。佛陀許多世前曾是國王，享受世間一切快樂。但他明白這些快樂純粹是短暫的、無常的，因此自願捨棄國土，捨棄一切榮華富貴而出家。

在《尼米本生經》(*Nimi SiviRaja*)裡，尼米國王向自己的理髮師說：「如果你看到我有一根白髮時，你就要告訴我。」當理髮師發現他頭上有一根白髮時，國王即要求理髮師把白髮拔出放在他的手上。看著自己手上的白髮，國王心中生起極強烈的悚懼感(*samvega*)<sup>2</sup>，就如死神已經靠近自己般，他隨即捨棄國土，走上出家修行之路。

一般人的心與菩薩是不一樣的，當我們一看到白髮時，便開始盤算如何把它染黑，使自己看起來年輕，隱藏事實，增加執著。菩薩則會作無常觀觀、如實觀，勇敢的捨棄一切，踏上修行的道路。

### 4. 智慧波羅蜜 *Pañña-parāmi*

菩薩有許多世曾出家當隱士，他清淨自己的戒行，並鑽研佛法、勤修止禪，精通四禪八定及神通。在禪定的基礎上，他培育觀禪，透視五蘊無常、苦、無我的本質，直到行捨智。這是菩薩在成佛之前所能證得的最高智慧。

### 5. 精進波羅蜜 *Viriya-pāramī*

對於精進波羅蜜，菩薩會如此省察：「只有具最上等精進力的人，才能證得正等正覺，把眾生從娑婆世界的漩渦中解救出來。」

菩薩的精進就如獅王捕捉兔子或大象般，他不會因為兔子是小動物而付出較少的努力，他也不會因為大象的體積大而付出較多的努力。不論任務大小，他無時無刻都會付出同等的精進力。

據《摩訶旃納卡本生經》(*Māhajanaka SiviRaja*)記載，菩薩和七百個旅客乘船外出，不幸遇到了暴風雨，當船快要沉下去時，其他人都絕望地哭泣，只有菩薩在想：「我是個 的智者，遇到危險就傷心哭泣絕不是我的性格；我必須鼓起 氣，用雙手游到安全之地，拯救自己的生命。」

#### 註釋

##### 1. 五蓋 (*nivarāna*)：

- (1) 欲欲蓋 (*kāmacchandanivarana*)。
- (2) 瞋恨蓋 (*vyāpādanīvarana*)。
- (3) 昏忱睡眠蓋 (*thinamiddhanivarana*)。
- (4) 掉舉追悔蓋 (*uddaccakukkuccanivarana*)。
- (5) 疑蓋 (*vicikicchānivarana*)。

2. 悚懼感*samvega*是指行者於修行時，觀察到世間的諸多不幸及不圓滿處；如生、老、病、死，墮入惡道之苦及過去、現在、未來輪迴之苦而引起的畏懼、恐怖感。



## 6. 忍辱波羅蜜 Khanti-pāramī

「忍辱」是克制並忍受他人給自己帶來的痛苦。菩薩有一世是忍辱隱士(Khantivādī)。他受孟那那國大將軍的邀請，居留在皇室公園裡。有一天，他在園中享受禪悅時，國王與一群宮女也來到此處，國王在欣賞宮女唱歌時，竟然睡著了；宮女們就趁機溜走，要求忍辱隱士開示。國王醒來後，發現宮女們都去了隱士那邊，他非常生氣地想殺掉隱士。於是國王問：「隱士！你在開示什麼？」忍辱隱士答道：「我在開示忍辱經。」國王問：「什麼是忍辱經？」忍辱隱士回答道：「當別人誹謗、辱罵、攻擊你時，你都能忍受。」國王說：「我現在要看你真的能忍辱嗎？」於是國王命令侍衛用尖刀刺他的前胸後背，並給他兩千鞭刑。隱士的體膚及外皮被刺穿到肌肉，鮮血直流。國王再問他開示什麼經；隱士回答，其忍辱並不在於他的內、外之皮，而是深植於他的心中。因此國王再命令侍衛將他的雙手雙腳斬掉，鮮血不斷從傷口湧出來。

國王繼續問他開示什麼經；他答道：「國王！我的忍辱並不在我的手腳。」國王聽後非常憤怒，於是再下令割掉他的耳朵及鼻子，此時，隱士全身都被血覆蓋著。國王再問他開示的經名；隱士回答，他的忍辱並不在他的鼻子和耳朵，而是深植在他的心窩之中；於是殘暴的國王用腳踢他的心窩。當國王離開後，他的將軍仔細地將隱士身上的血跡擦拭乾淨，並在傷口上敷上紗，然後向他禮拜說道：「如果你生氣無故意傷害你的人，就氣國王一人吧！」隱士答道：「我願傷害我的國王長命百歲，雖然我被無禮傷害，我純淨的心容納不了任何瞋恨。」之後，隱士便往生了。當國王正要離開公園時，大地裂成兩半，阿鼻地獄的火從地裡冒起，火團將他捲入地獄，這就是作惡的結果。

菩薩帶著欲成佛的弘願在生死大海流轉，目的就是為了協助眾生解脫輪迴的痛苦。然而，在行菩薩道時期，他經常要修習忍辱波羅蜜，以面對無知的眾生加諸於他身上的種種苦楚。

### 7. 真諦波羅蜜 *Sacca-pāramī*

「真諦」在此意為對自己諾言的兌現。菩薩只說誠實不欺的語言，而且言而有信。有一回，當他被食人王捉去時，他要求食人王先暫時釋放他回去，讓他實行對婆羅門的承諾之後再回來。菩薩果然依言而行，堅守諾言，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回到食人王處。食人王為他無畏的精神所感動，因而將他放走；於是菩薩向食人王開示佛法，使他改邪歸正，放棄食人的惡習。

《吉祥經》(*MaGgala Sutta*)的第二章說道：「親近賢者是無上吉祥。」根據『卡利陀本生故事』，菩薩在娑婆世界的輪迴之中從未說過不真實的話。

### 8. 慈心波羅蜜 *Metta-pāramī*

「慈心」即是希望眾生幸福快樂的善念。菩薩的慈心與一般人不同，凡夫對自己喜歡的事或物產生歡悅，對於不喜愛的便感到厭惡；然而菩薩對一切眾生，不論遠近、高低、敵親，甚至非人類，都會保持平等的慈心。

有一世，菩薩出生為小王子，名叫護法，王后對他非常疼愛。一天，王后逗著小王子玩時，沒留意國王到來，忘了起身迎接；國王因此生起妒忌之心，想要傷害自己的孩子。王后立刻求情說：「我情願你斬掉我的雙手，請不要傷害我們的孩子。」國王非但不聽，還命人砍下王子的雙手及雙腳。護法王子當時心裡想：「我現在要保持平衡的慈心，並以平等的慈心對待下

令斬掉我雙手雙腳的父親、疼愛我的母親以及動手斬掉我雙手雙腳的侍者和我自己。」本加厲的國王怒氣依然未消，還把王子拋向空中，用刀箭將他刺死，並在空中旋轉至血肉橫飛。王子的母親受不了打擊，當場心碎而死。雖然受到自己父親凶殘無情的對待，菩薩於幼年時就能以平等之心，修行慈心波羅蜜。

### 9. 決意波羅蜜 *Adhiṭṭhāna-pāramī*

「決意」是指堅定不移的決心—對於行善利益他人或對修習菩提資糧，都有堅定不移的意志。一旦下定決心，不論如何艱難與困苦，他從不退縮。

有一世，菩薩生為猿猴。一位婆羅門因為迷路，無意間掉進森林裡的一座深谷並且身陷其中，無法躍出。於是猿猴決定拯救婆羅門一命；它跳進深谷，將婆羅門扛在背上，然後全力跳出。當牠將婆羅門安全的放在地上後，因為感到非常疲累，於是便睡著了；那無恥、忘恩 義的婆羅門看著睡著的猿猴，竟然生起 殺吃猴肉的惡念，他 起一 大石頭，將猿猴的頭 砸碎。猿猴在劇痛中醒過來，趕緊跳到樹上去，但牠並沒因此感到心灰意冷而放棄救婆羅門出險，牠仍然決定要將迷途的婆羅門引出森林；因此牠讓婆羅門跟隨其血跡行走。牠從一樹跳躍至另一樹，讓自己頭上滴出的血跡指引婆羅門走出森林。

菩薩堅實如鋼鐵的意志，使他能完成難行之行的菩薩道，證悟一切知智，利益所有眾生。

### 10. 捨波羅蜜 *Upekkhā-pāramī*

「捨」是指平等對待一切人、事、物，沒有喜愛和厭惡之分。在眾波羅蜜中，捨波羅蜜位居首位，因為它最不容易做到。一般人在面對世間八法，如利養(利)、衰敗(衰)、稱讚(稱)、譏諷(譏)、詆毀(毀)

、稱譽(譽)、快樂(樂)與痛苦(苦)時，都會心隨境轉而起波浪。遇到順境時，心便感到飄飄然地，心花怒放；逆境來時，便捶胸頓足，痛苦流淚。其實心隨境轉的人，永遠是外境的奴隸，做不了內心的主人。菩薩不論是順境或逆境，讚美或毀謗，總是鎮定自如，不為外境所牽動。

有一世，菩薩出生在富有的家庭。由於他看透一切有為法的無常性，所以想在捨棄財富之後便出家修行。他內心想道：「我是個有地位的人，出家後，人家會更尊敬我。」於是他帶髮修行，到處乞食，以忍受別人對他的輕蔑來成就至高的捨波羅蜜。

菩薩開始遊走於各大小村鎮，遇到有居民侮辱他，他就在那裡逗留得越久。有一次，他來到一個村落，村子裡的小孩非常粗野，以捉弄人為樂；於是菩薩決定留下來，以圓滿他的捨波羅蜜。他走進墳場，以骷髏頭當枕頭睡；愚昧的孩子也跟進墳場，用各種方法侮辱菩薩，向他吐痰，撒尿在他身上。然而，菩薩一點也不起瞋恨心。

有些智者見到菩薩的極高修持，認為他是有大神力的沙門，遂以最高的敬意向他頂禮，菩薩卻不因此而起歡喜心。對於愚昧的孩子和智者，菩薩皆採取平捨的態度；他不因為後者對他尊敬而歡喜，亦不因為前者對他侮辱而發怒。反之，他對兩者皆採取不喜不怒的中捨態度，他如此修習捨波羅蜜。

### 【善來與善逝】

菩薩經過了漫長的艱辛奮鬥，忍人所不能忍，捨人所不能捨，行人所不能行，終於在四阿僧祇劫及十萬大劫後，他實現了一心追求的至高理想，證得正等正覺，成就一切知智。菩薩所有的犧牲及努力，都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譽和利養，而是為了引導眾生越過危

險重重的輪迴漩渦，使到達安全平穩的彼岸，這是他對苦難及無助眾生的深切悲憫。他懷著如此崇高的目的，來到娑婆世界；因此菩薩的「來」是「善來」之意，是為眾生的幸福與快樂而來。

「善逝」是指善淨行、善妙處行、正行及正語。其意為一佛陀的道路是正確的，目的地是無上的。他通過純淨、沒有染污之行(善淨行)，走向不死之境。「行」是八正道聖行，它是唯一通往涅槃的道路。佛陀藉此唯一的聖道，行向安穩之地—涅槃。佛陀由此善行的緣故，因此被稱為「善逝」。「善妙處行」是指如來在不死的涅槃中行；而「正行」則是指已斷除的煩惱不會再轉來，如《大義疏》記載：

「在須陀洹道<sup>1</sup>所斷的煩惱，而那些煩惱不會再轉來，故為『善逝』；  
 在斯陀含道<sup>2</sup>所斷的煩惱，而那些煩惱不會再轉來；故為『善逝』；  
 在阿那含道<sup>3</sup>所斷的煩惱，而那些煩惱不會再轉來；故為『善逝』；  
 在阿羅漢道<sup>4</sup>所斷的煩惱，而那些煩惱不會再轉來，故為『善逝』。」

### 註釋

- 1.須陀洹道斷除身見(sakkāya ditti)、戒禁取(silabbataparāmāsa)及疑(vicikicchā)等「見」煩惱。
- 2.須陀洹道減輕欲欲及瞋恚之煩惱—欲界之貪、瞋薄。
- 3.阿那含道斷除欲欲及瞋恚之煩惱。一五下分結斷：欲界相對於色界及無色界，稱之為下界。
- 4.阿羅漢道斷除(1)對色界生命之欲貪。(2)對無色界生命之欲貪。(3)我慢(māna)。(4)掉舉(uddhacca)。(5)無明(avijjā)—五上分結斷：色界及無色界相對於欲界稱之為上界。

【佛是正語者】

「善逝」也意指「正語」。佛陀是正語者，他在適當的場合說適當的言語，故曰「正語故為善逝」。在經典裡記載著：

如來知道哪些是不真實無利益的話，  
且為他人不喜而不適意的話，如來便不說。  
(如妄語、挑撥離間的語言、惡毒的語言，以及閒言閒語等)。

如來又知道哪些是真實但無利益的話，  
且為他人不喜而不適意的話，如來也不說。  
(如阿闍世王因為受到提婆達多的慫恿，殺害自己的父王；過後他十分後悔，心不得安寧，於是便來禮敬佛陀。世尊並不提他殺害父親的過失，因為這不能為阿闍世王帶來任何利益，反而會加深他的悔恨；世尊為他開示佛法，以讓他建立信心)。

如來知道哪些是真實而又能帶來利益的話，但為他人所不喜及不適意的話，如來待時機因緣成熟才說。  
(如當殊帕菩達(Suppabuddha)——輸陀羅的父親因喝醉酒而阻擋了佛陀的去向，比丘們一再要求他讓路，殊帕菩達仍堅持不讓；最後，佛陀只好退回。佛陀說在七天裡，由於殊帕菩達傲慢無理的惡業，他將被大地吞沒。佛陀說的是因果法則與真理，且能利益眾生的話，使聽者能避惡行善，但這些語言不為殊帕菩達所歡喜。)

如來知道哪些是不真實無利益的話，  
且為他人所喜與適意的話，如來也不說。  
(這包括上述第一項的四種不善語言)。

如來知道哪些是真實但無利益的話，  
且為他人所喜及適意的話，如來也不說。  
(如國家與國家的政治、民間的傳統信仰等)。

如來知道哪些是真實而有利益的話，  
且為他人所喜及適意的話，如來在適當的時候方說。  
(如四聖諦、緣起、生老病死、因果法則及解脫之樂等法語)。

在王舍城中，有一比丘迷戀了一位貌美的妓女絲荔瑪。當絲荔瑪去世時，佛陀要求保留她的身體；到了第四天，絲荔瑪的身體開始腐爛，且長滿蛆蟲。次日，佛陀帶領眾多弟子前去觀看絲荔瑪的身體，並要求國王宣佈任何人只需付一千銖，即可以與她過夜。儘管價碼一再調降，甚至是免費，也沒人願意與她共度一夜。佛陀於是開示：「請看這外表美麗的身體只是一堆的瘡，它被骨頭支撐著，脆弱多病，且容易引起人們的貪欲。其實！這身體是易碎、無常的。」

那位迷戀妓女漂亮色身的比丘，聽了佛陀說法後，終於領悟生命的實相，證到須陀洹果。

佛陀知道適當的時候說真實而又有利益的話，又為人所喜的話，所以佛是「正語者」或稱「善逝」。當我們憶念佛陀「善逝」的德行時，這些涵意應該很清晰地呈現在我們心中。





## (五) 世間解 Lokavidū

巴利文loka是指「世間」，vidū是「解」或「了知」。

佛陀對世間有徹底的認識；凡是世間一切生命的精神與物質，他都瞭如指掌。世尊認為，關注世界的起源或終結其實是沒有意義的。他通過智慧，發現真理是隱藏在眾生的身心裡。他說：「天人！我從未說通過步行可以到達沒有生與沒有死的境地。我亦從未說不能夠到達苦的盡頭。我說苦的生起和起因，苦的滅和朝向滅的道路，就在這擁有想和心識的身體裡。」以上這是佛陀回答赤馬(Rohitassa)天神的話。赤馬天神曾於一世擁有廣大的神通，能在天空快速飛行，因此祂生起一個心願一想通過飛行到達世界的盡頭。祂持續飛行了一百年，除了吃喝及睡覺從不休息；結果他死在途中，終究不能到達世界的盡頭<sup>1</sup>。

通達世間法之佛陀告誡赤馬天神說：「世界的盡頭就在我們的身心裡，無需往外尋找。」



註釋

1. 《相應部·Rohitassa Sutta》。

## 【遍知世間及世間法】

佛陀依苦、集、滅及滅苦道路(四聖諦)，了知並通達世間法；他亦了知隱藏在我們身心裡的世間法，必須靠自己的努力方能領悟。他說：「你們自己應當努力，如來只是指路者。」

世間法可分為以下三方面：

### 1. 行世間 (Sankhāra lok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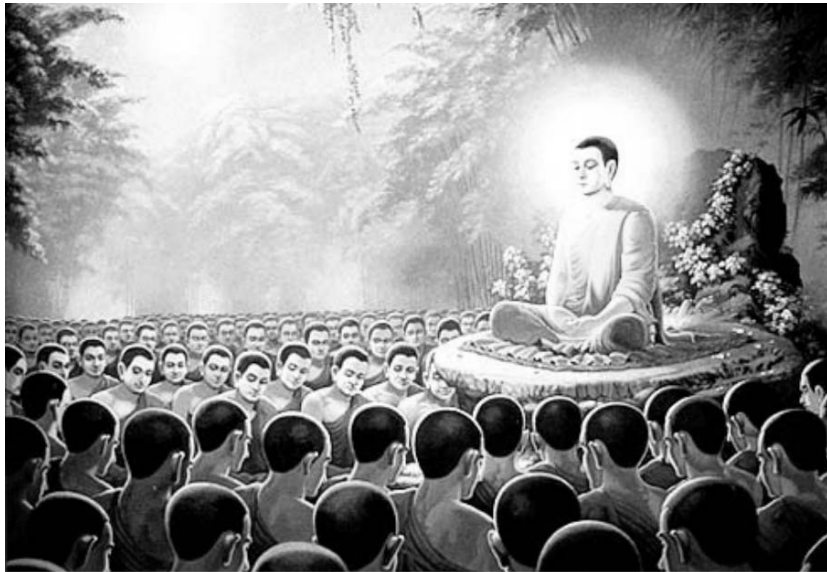
名色世間、五蘊世間及其生起的因緣，以及十二處世間及十八界世間等，這些法為「行世間」。因為它們是靠因緣條件具足後而生起的；因緣分散時，它們便瓦解、消失、不復存在。行世間是無常的(一生起即消失，不斷生滅為無常)、苦的(不斷受生滅壓迫為苦)、無我的(不受指使，無法控制為無我)。這些行世間，世尊完全了解。

### 2. 有情世間 (Satta loka)

世尊了解居住於三十一界的各類眾生；如住在最低大地之下的地獄眾生，住在大地的人類、阿修羅及畜生，住在人類之上的六層天眾的天神，這包括四大天王天神、三十三天天神、夜摩天天神、兜率天天神、化樂天天神及他化自在天天神(化生在天界的眾生，是因為修行善業所帶來的善報，如孝順父母、布施、持戒、忍辱、尊敬長者、聽經、講經及禪修一近行定或觀禪)。居住於天界之上的色界梵天神，他們之所以能投生於梵天，是因為生前修習並證得某種色禪，而且至死時還保有該禪定。無色界的梵天神是只有心而沒有色身的眾生，他們的壽命可長達八萬四千大劫。

三十一界組成一個宇宙；佛陀對宇宙間三十一界的眾生了解得非常清楚，這包括牠們的住處、形相及壽命等。

佛陀也了知各類少垢的眾生，如舍利弗與目犍連尊者<sup>1</sup>；多垢的眾生如憍薩羅國國王<sup>2</sup>。他了知利根的眾生適合聽聞五蘊法以證阿羅漢道果，所以他向五比丘（利根者）開示《無我相經》，闡述五蘊的無常、苦、無我的本質。對於鈍根者或喜歡聽聞詳細解說之眾生，佛陀則予以教導十八界法，以使他證悟道果。



註釋

1. 舍利弗與目犍連尊者都是敏知者 (uggahātāññū)；這類眾生只通過一首短偈便能夠立即證悟。
2. 憍薩羅國國王 (Kosala) 是屬於「文句為最者」(padaparama)；這一類眾生無論多麼精進修行，也不可能在一世証證得禪定和道果。

眾生有易教化者和難教化者。易教化者如柯瑪 (khema)，她是智慧第一的女弟子；難教化者如優樓維拉迦葉 (uruvēla kassapa) 尊者，佛陀盡展千種神通才折服他。此外，還有具備能力證悟涅槃者，如三因者（他們在投生時結生識是與無貪、無瞋、無癡之三因相應，故稱為三因者）；以及無能力證悟涅槃者，如四惡道眾生和天生殘缺者，如瞎眼、耳聾者及結生識只有無貪及無瞋二因者。此類眾生因為於投生時的第一个心識（結生識）缺乏智慧之因（智慧或稱「無癡」，是證悟禪那及道果的必要因素。）因此，無論他們如何精進用功，都無能力透視四聖諦。佛陀對一切有情的習氣及傾向，都瞭如指掌，所以他應機教導，讓無數的眾生都能獲得利益。

### 3. 空間世間 (Okasa loka)

佛陀完全了解整個宇宙中各個世界之體系，包括日月的運行、宇宙之位置與方向、大地的厚度、支持大地的水之深度、圍繞全世界的輪圍山，以及有五百個小島圍繞著的各大洲。如來也徹底了解大地下面的八大地獄及圍繞大地獄的一百二十八個小地獄、大地之上的六欲天（天神的住處）、十六色界天及四無色界天等。無論是有邊或無邊的世界，佛陀亦能以無限的智慧了解通達。

「世間解」亦表示佛陀了知世間的一切純粹是苦的現象，因為一切有為法最終都會壞滅，所以世尊說：「我只宣說一法苦的起因，以及朝向滅苦的道路。正如海水只有一味，我的教法只涉及苦及苦之熄滅。」佛陀因能遍知世間，所以他是「世間解」。

## (六) 無上調御丈夫 **Ānuttaro Purisa Damma Sārathi**

### 【能調難調之眾生】

巴利文之 **Ānuttaro** 意指「無上、不可匹敵的」；**Purisa** 是指「男人」或「有情」；**Damma** 表示「應被調御的、應被馴服的」；**Sārathi** 是指「領導者」或「御者」。佛於有情中屬最殊勝；佛陀之戒、定、慧及解脫智見是無有相等的、無敵對的，超越一切眾生。正如佛陀說：「我實不見於天界，魔界……乃至天人眾可以比較我的戒德一般圓滿。」所以稱佛陀「無上」。

「調御丈夫」是指佛陀能調御那些應被調御的眾生；應被調御者是指未調御而當調御者，如畜生、人類及非人類。對於難調御的眾生，佛陀更是具有殊勝調御的方便技巧。如佛陀應用神通，善巧調伏殺人魔王鴛崛摩羅 (Aṅgulimāla)；用慈心調伏被灌醉兇猛之那羅幾力 (Nālāgiri) 大象；用忍辱與智慧調伏吃人精阿拉瓦卡 (Ālavaka)。

#### ● 慈心、智慧、忍辱之調伏

佛陀如何以善巧調伏阿拉瓦卡？阿拉瓦卡是居住在天上凶暴的妖精 (yakkha)，牠是阿拉維 (Ālavi) 國的守護神，要人民供奉人肉讓牠食用。阿拉維國土的人民雖然面對恐懼與憂傷，但卻沒人敢反抗阿拉瓦卡，最後連國王唯一的王子也要供奉於他。

一天清晨，佛陀慣常地進入悲心禪定。出定後，他用一切智觀看宇宙三界眾生有哪些五根成熟者，能被引導解脫輪迴的束縛；恰好阿拉瓦卡及小王子的影像呈現在他的一切知智的視網中。佛陀決定去度阿拉瓦卡，同時挽救小王子的性命。用完早餐後，他便啟程到阿拉維國土；抵達阿拉瓦卡的山洞時已是黃昏時分，而阿拉瓦卡也剛好外出。佛陀坐上阿拉瓦卡的寶

座，向阿拉瓦卡的夜叉女眾開示佛法。當阿拉瓦卡獲知這消息時，一時怒不可遏，於是他召集所有的屬下，以九種狂暴、殺傷力巨強的風暴攻擊佛陀；如來卻表現出友善、平靜、從容及包容性的慈愛。猛烈的風暴不但震動不了世尊的衣角，有的甚至化成檀香粉末供奉佛陀。一切風暴都溶解在佛陀無限的慈愛裡。最後極度瘋狂的阿拉瓦卡決定發動毀滅性最強的武器來攻擊佛陀；不過，這些武器一到佛陀的面前，即紛紛地墜落在他的腳下，變成了碎布。

阿拉瓦卡最終被擊敗了。他對這潰敗感到非常羞愧與沮喪；他知道佛陀勝利的力量是來自慈愛，而慈愛可以摒除怨恨與怒火，化解敵意。不過，阿拉瓦卡心裡卻想，也許惹佛陀生氣，或者還有取勝的機會，因此他進入自己的住所，以傲慢的氣命佛陀：「給我出去！」佛陀順從地出去，因為世尊知道這樣可以先軟化他的心。之後，阿拉瓦卡又叫佛陀進來，佛陀又順從地進來；就這樣他讓如來進出了三次，到了第四次時，他又要世尊按照他的命進出，佛陀便說：「我不會再出去，你要怎麼如何做都隨你的意。」阿拉瓦卡說：「好！我問你幾個問題，如果你回答不了，我會把你的心撕裂，再把你丟到恆河的另一邊去。」世尊回應道：「沒有任何人，包括天神、魔王或梵天神有此能力撕裂我的心，把我丟到恆河的另一邊去。儘管如此！你有什麼問題就請說。」

阿拉瓦卡問道：「什麼是最大的財富？什麼當好好地修行才能帶來快樂？什麼味最香？什麼樣的生活是最高尚的？」世尊回答道：「淨信是最大的財富；純淨的行為當好好地修行才能帶來快樂；真實味 (sacca) 最香；有智慧的生活是最高尚的。」

阿拉瓦卡連續問了幾個問題，佛陀也都予以一一回答，結果阿拉瓦卡證得了須陀洹道果。這是如來應用慈愛及持久之忍耐與智慧，調伏狂暴及嗜吃人肉的阿拉瓦卡，使他從血腥的妖魔，轉變為一位無害並對三寶有堅定信心的聖者。

#### ● 神變調伏

另一個則是調伏龍王難陀伏波難陀的故事。有一次，祇樹給孤獨長者請佛陀和五百位弟子去受供養。當時，世尊知道這位龍王可以皈依三寶，就對比丘們說：「來！我們去天界走一走。」

於是佛陀與比丘們以神通上了三十三天，並讓龍王看見他們經過其宮殿之上。坐在寶座上享樂的龍王見狀，十分生氣，立刻起了惡念：「這些沒頭髮的比丘，竟敢從我頭上走過，我要給他們顏色瞧瞧！」龍王顯出本色，把須彌山圍繞七圈，然後用頭籠罩著須彌山。比丘們見須彌山消失了，就問佛陀緣由；世尊說：「難陀伏波難陀對我們發怒，牠把須彌山給遮蓋住了。」比丘們請求世尊要去降伏發怒的龍王，但佛陀都未加應允，只讓目犍連尊者一人前往。目犍連尊者化做一隻形體更大的龍王，繞了須彌山十四圈，然後用頭遮蓋住龍王的頭，把牠和須彌山一起捆在其中。此時，龍王噴出滾煙，尊者也以煙霧回應；龍王因此受了傷，尊者卻無礙。於是龍王再向尊者放火，尊者也以火焰回應，結果龍王的猛火非但無法惱熱尊者，反而牠被尊者的火焰給惱熱了。

目犍連尊者再把自己縮小，一會兒從龍王的左耳鑽入，再從右耳鑽出；一會兒從龍王的左鼻孔進入，再從右鼻孔出來；當龍王張開時，尊者就迅速從牠的進入，在它的腹中經行。龍王心想：「等你出來時，我就用毒氣把你噴死。」於是龍王便要求尊者出來，

當尊者出來時，龍王便馬上噴出毒氣，此時尊者立刻進入四禪。

佛陀為什麼不讓其他弟子去收服這位龍王，而只允許目犍連尊者前去呢？其關鍵就在於目犍連尊者進入四禪的速度是其他弟子所不及的，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龍王的毒氣傷不了尊者；因此龍王不得不對目犍連尊者甘拜下風，並想要皈依於他。尊者對牠說：「我的老師是佛陀，你去皈依他吧！」龍王因此而皈依三寶。由於如來知道運用適合的方法調伏應被調伏的眾生，因此尊稱佛陀是「無上調御丈夫」。

#### ● 妙智之辯才調伏

佛陀也有以妙智所引發的辯才，讓許多異教徒與他辯論後，放棄邪見皈依三寶，就如薩遮迦(Saccaka)的故事<sup>16</sup>：

有一位愛自我誇耀的外道名叫薩遮迦，不但持有很強的「我見」，而且深信五蘊皆是我、我自己。他自認辯才無礙，在大眾面前誇下海說：「我看不到任何一位比丘、僧伽之首、任何宗教的導師，甚至宣稱正等正覺的覺悟者，在與我辯論時，不會顫抖、畏縮、腋下不出汗的。」當獲悉佛陀宣說五蘊皆是無常、苦、無我時，薩遮迦卻堅信自己對五蘊所持的看法，即常、樂、我之見，才是正確的；於是薩遮迦帶著五百位門人來見世尊，準備讓佛陀輸倒在他的辯才之下。

佛陀善巧的問薩遮迦：「當你說色是我自己，你是否有能力控制色說——讓我的色成為這樣，讓我的色不成為那樣呢？」薩遮迦當下陷入困境，如果他說不能，便違反了自己的主張；若說能，他亦沒有此能力。於是他保持沉默，不願回答。面對佛陀的繼續追問，他始終保持沉默。佛陀說：「任何人若被如來連續詢問三次而不回，他的頭會被劈開為七片。」頓時，佛陀和

薩遮迦都看到雷神。雷神站在薩遮迦之上，準備採取行動。薩遮迦毛骨悚然，非常害怕地即刻回答佛陀道：「世尊！我沒有能力控制色，使它成為這樣或不成為那樣。」世尊說：「留意你的回答！你之前說的跟你之後說的不符合。」因此佛陀又繼續問他：「若受、想、行、識是我自己，它是否有能力控制受、想、行、識，讓我的受、想、行、識成為這樣，讓我的受、想、行、識不成為那樣呢？」薩恰卡回答：「不能！世尊！」佛陀又問：「你以為色、受、想、行、識是常或無常？」「無常！世尊！」「無常的是樂或苦？」「是苦！世尊！」「既然它們是無常的、苦的、變化不定的，如此地看待它是否適當——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當然不適當，世尊！」你怎麼以為當一個人黏著於苦，執取於苦，認為苦（五蘊）是我的，是我，是我的自我？他是否能徹底了解苦或滅苦呢？」「那是不可能的，世尊！那是不可能的。」「若如你所說，你不是黏著於苦，執取於苦，認為苦（五蘊）是我的，是我，是我的自我。」「我怎麼不是呢？我的確是。」最後，他所主張的「五蘊是我」之理論，再也站不住腳，汗水從他的額頭不斷地流下，溼透了他的上衣。至此，薩遮迦不得不承認佛陀的智慧與辯才優越，無可匹敵；他對佛陀生起了信心，並邀請以佛陀為首的僧團在第二天接受應供。

● 適應根性之調伏

佛陀運用種種調御方法來適應不同眾生的習氣與根機。對性格柔和的眾生，佛陀施以柔和的方法；對性格剛強的眾生，他採用剛強的方法；對性格不柔不剛的眾生，他就以不柔不剛的方法來調伏他們，隨機應教。對於已經馴服的眾生，佛陀便繼續教導他們向上；對戒已經清淨的眾生，佛陀則教他們定學；有了定的眾生，便教導他們觀禪，引導他們朝向證悟道果

之路。已經證得須陀洹道果者，佛陀繼續予以指導，讓他們證悟最高的阿羅漢道果，滅除一切煩惱，解脫生死輪迴。

「無上調御丈夫」亦指佛陀能於僅僅一次的佛法開示中，引導利根者在聽聞後，即刻證悟四道四果。如拔達如吉利（Bāhiyadāruciriya）尊者的故事。

拔尊者因為以樹皮為衣，得到眾人之供奉與恭敬。因此，他誤以為自己就是阿羅漢。拔尊者有位已生為梵天神的前世同修前來提醒他，指出：他並非阿羅漢！並且告訴他真正的阿羅漢世尊已出現於世。拔尊者為之所動，連日馬不停蹄地趕往舍衛城去見佛陀。

那時，世尊正在沿途托鉢；拔尊者看到世尊諸根寂靜、正念堅固，頓時為之攝服，於是他恭敬地向眼前的聖者頂禮，並焦急地請求世尊為他開示無上安穩之法。世尊知道他曾在勝蓮華（padumuttara）佛陀教化時許願要成為最快證到阿羅漢（khippābhiñña）的弟子，只要世尊演說短短的幾句，他就可以即刻證到阿羅漢道果。然而他連夜奔波，身心疲憊，而且激動的心情也不適合聽聞佛法。於是，佛陀在他連續請求三次且其激動的心逐漸平穩下來後，方才簡略地對他開示適合他根器的修行方法：

「你當如是學！見到純粹是見到，聞到純粹是聞到，知道純粹是知道……。」

拔尊者五根已經成熟，當下便捨離執著，從煩惱中解脫，證得阿羅漢道果。

佛陀能對眾生施以特別、殊勝的調御方法，因為他的一切知智使他能夠知曉眾生的根機習性，以及施予適合眾生聽聞及證道的法語。



## (七) 人天導師 *Satthā Devamanussānam*

*Satthā* 是「導師」，*Deva* 是「天神」，*Manussā* 是「人類」。佛陀是「人天導師」。他以現世與來世人天的快樂及最終之智證，捨棄易使人沉淪的五欲之樂(色、聲、香、味、觸)，出家追求終極目標涅槃，並以適當的方法教誨人類、天神及梵天神，所以稱為人天導師。其次，世尊也是最有能力，可以透視眾生性格及習性的導師，他善於以各種不同的禪修業處來度化眾生；此種殊勝之能力能使弟子們在極短的時間內證悟聖道。

### 【不同業處之善導】

有一回，舍利弗尊者教導某弟子觀屍體的不淨 (*Asubha kammaṭṭhanā*) —— 「不淨觀」。在三個月的修行中，這位弟子雖然勇猛精進，但卻毫無進展而感到十分沮喪；於是尊者便帶領他去見佛陀。如來知曉這位弟子在五百世前是位金匠，喜歡漂亮細緻的東西，「不淨觀」的修行法門不能與他的心相應；於是佛陀改以一朵漂亮的大蓮花，教導他取蓮花為相，修「色遍禪」<sup>1</sup> (*Colour Kasina*)。這位弟子很快地棄除了五蓋，證到四禪。世尊接著又 那朵漂亮的蓮花枯萎，讓弟子從蓮花的變化去覺悟無常。這位弟子進而開啟智慧，並透視一切有為法如蓮花般的「無常」，一生起即消失；同時了解被生滅壓迫的「苦」及沒有一個主宰的「我」存在。因此他放下執著，棄除情欲，解脫煩惱的束縛，當下證得阿羅漢道果。

### 註釋

- 
1. 「色遍禪」是止禪的其中一種，取單一顏色為他所專注的目標，可證到安止定。

### ● 威薩高達彌之教化

在引導眾生從迷幻中 向醒覺，佛陀展示了善巧的法門。威薩高達彌(Kisāgotami)的故事就是一例。

當威薩高達彌看到自己最疼愛的孩子死去，頓時痛不欲生，因為無法接受此事實，於是她抱著孩子的屍體，到處尋找能讓孩子復活的靈丹妙藥。有一位善人憐憫她，便指點她去見世尊。佛陀對她說：「只要妳能找到一些芥子，我就能救活你的孩子，不過芥子必須取自沒有人死亡過的家庭。」滿懷希望的威薩高達彌聽了佛陀的指示後，便沿家挨戶地討取芥子；芥子雖是印度每個家庭常用的香料，但是要取自沒有人死過的家庭，任憑她怎麼努力，始終都無法找到。從來都不知道死亡真相的威薩高達彌終於省悟過來，她了解到死亡是每個人必經之路，凡是人都會死亡，她親愛的孩子也不例外。於是她將孩子的屍體埋葬後去見佛陀；經過如來善巧的開示，她證到須陀洹道果。

由於世尊的善巧，威薩高達彌不但從喪失愛子的悲痛中得到解脫，最後還證到阿羅漢道果，永恆地脫生死相續及不斷的輪迴。

### ● 提薩比丘之解脫

此外，佛陀對眾生的關懷與愛心也是無量無邊的。《雜阿含經》記載，世尊親自為身 病的弟子，淨生瘡化膿的身軀。

有一回，一位叫普帝迦達提薩(PutigattaTissa)的比丘得了 病，身上長滿膿瘡，且愈長愈大，並化成膿血，臭氣熏天；同伴和其他弟子都無法照顧他而相繼離開，無依無靠的病比丘躺在床上，強忍著一切痛苦。

清晨時分，佛陀以一切知智觀察到提薩比丘有證悟阿羅漢的潛能，然而如今，他似一塊嵌在爛泥裡的黃金，尚未得到啟發。佛陀想：「提薩的同伴都已無法忍受，離他而去，唯有我才能幫助他；要醫治他的心之前，我必須先治療他的身軀。」於是佛陀親自動手煮好開水，並來到提薩比丘的住處，將他連床抬出戶外為他淨身；其他比丘見狀都來幫忙。佛陀對提薩比丘化膿發臭的身體並不感到厭憎，還親手幫他擦身，清傷，為他穿上乾淨的袈裟。世尊清楚地知道，當提薩比丘身上的污穢被清 乾淨後，他沉 的心會變得輕鬆起來，並且適於接受教法。於是如來告誡他說：「當生命消失時，這個沒有意識的身體被丟棄在地上，猶如無用處的木頭。」聽了世尊的開示後，提薩比丘證得阿羅漢道果。

同樣地，佛陀亦教誡弟子們要互相照顧；尤其是對生病的同伴，更應該要加倍地照料他們。世尊說：「侍奉生病比丘，就如侍奉我一般。」由此，吾人能於處處得見佛陀體現出的偉大之情，他不會將人劃分成邪惡或善良、高貴或卑賤、聰明或愚笨之別；因為他了解這些差別純粹是業力所現。他以平等心對待一切眾生，對任何人不予以排斥，即使是與佛法背道而馳、反對真理教化的外道；他也勸諫那些捨棄邪見信仰，並皈依三寶的在家居士，要繼續供養他們之前親近的外道老師。

佛陀的慈愛更是遍及一切眾生，對屢次欲加害於他的提婆達多，以及他唯一至親的兒子羅睺羅尊者，他所施予的慈愛是無分別的。他更與弟子們遊行弘化於印度各大小城市村鎮，度化有緣眾生。

### ● 鴛崛摩羅之度化

佛陀每天均會以慧眼觀察任何可救度者，然後親自去度化他們，並友善地與他們交談，將他們從不善之一邊引至善的方向；例如佛陀度化嗜砍人們手指的鴛崛摩羅。人聞名喪膽的鴛崛摩羅是連國王和軍隊一聞其名都會害怕發抖的人。然而無畏的導師佛陀，他懷著對鴛崛摩羅的憐憫，如慈父尋找叛逆的孩子，以智慧與愛心調伏、馴服他，使他放棄暴力，去惡向善。

世尊是如何馴服他的呢？彼時，如來住在舍衛城，當時有位大盜正出沒於波斯匿王所統領的憍薩羅國。他殺人如麻，兇暴殘忍，對眾生毫無憐憫之心；每於不斷地殺人後，都將受害者的手指串成項鍊掛在脖子上。一天清晨，世尊進舍衛城乞食，乞食畢，便向鴛崛摩羅出沒的大道去。鴛崛摩羅遠遠地便見到世尊行來，心想：「真是稀有啊！這位沙門既然獨行而來，這是他命中註定的。我何不取下他的性命？」他執起寶劍和盾牌，追隨於世尊之後，想伺機殺害他。世尊透過慧眼觀察到，如果今天他不出現在鴛崛摩羅的眼前，他便會殺害自己的母親而犯下無法彌補的「五業」之一。於是世尊展現神通，使得鴛崛摩羅不論如何全力追趕，也都無法趕上以正常步伐行進的世尊。此時，鴛崛摩羅心想：「真是稀有啊！我曾追上狂奔中的大象，並捉住牠；但我現在使盡全力，卻追不上這位以正常步伐行走的沙門。」他停住並大聲喊道：「停止，沙門！停止，沙門！」鴛崛摩羅！我已停止，你也應該停止。」這位大盜心想：「此沙門明明正在行走，卻說：『我已停止，你也應該停止。』」於是，他對世尊說：「你這是什麼意思？」佛陀對他說：「鴛崛摩羅！我已永遠停止，不殺害眾生，但你於一切，絲毫無約束。所以我說『我停你未停』

。」鴛崛摩羅馬上醒悟過來，他將手上的弓劍丟棄，並頂禮世尊，當下要求出家。他精進修行，最後證得最高的阿羅漢道果，斬斷無明與貪愛，斷除輪迴之苦。至於之前他所造下的惡業，在他進入無餘涅槃時均化為「無效業」(ahosi kamma) 而不再受報。

###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教導】

佛陀了解眾生之苦，尤其是墮入四惡趣(阿修羅、畜生、地獄道)者，要從惡道中解脫至善趣，機會是非常渺小的；就如佛陀手上塵沙的數量與宇宙的塵沙相比，機會十分渺茫般。此外，惡趣道中的眾生，也甚少有機會行善；尤其是地獄道的眾生，他們受盡種種折磨，痛苦沒有間斷。至於畜生之世界則是弱肉強食，互相殘殺，沒有道德可言。基於對苦難眾生的大悲心，世尊孜孜不倦地勸誡眾生要避免身、口、意等各種惡行，如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服用或吸食會麻醉心智的藥物、貪求別人財物、瞋恨，以及不相信因果等，藉此以避免因惡業而墮入苦不堪言的惡道。當眾生避開諸惡行之後，世尊便積極地教導他們奉行各種善行，如布施、持戒、尊敬長輩、服務僧團、聽聞佛法、開示佛法、隨喜他人的成就，以及強化自己的正見等，以使彼等能生於善趣，利於修行佛法。

### 【禪修業處的指導】

接著，世尊通過指導修行止禪，平息人們散亂、瘋狂之心。止禪(samatha)的修習是以平等及正思惟，將心安住於單一目標，散亂之心得以調伏。凡夫未受訓練的心，從無始輪迴以來即四處飄蕩，若不用正念之繩將其栓在禪修的業處上，如呼吸(安般念)等，便很容易向邪惡，因為這是心的傾向。正如《法句



經》·第 11 經所說：「心樂於惡法」。佛陀指導四十種止禪業處如：入息觀、白骨觀、四界分別觀、三十二分身、白遍等，以此平息及調伏眾生紛亂擾動的心。我們應知道，佛陀教導各種不同的業處是為了適應眾生不同的性格 (caritā)。如對貪根比較 之眾生，世尊便教導他們修習十種死屍腐爛的「不淨觀」，或觀察自己的身體是由三十二不淨的部分，如頭髮、體毛、指甲、牙齒、皮膚、肉、髓、骨等組成的「三 二分身觀」，作此觀能協助眾生克服對自己及他人色身的貪欲。

至於對瞋根較 的眾生，佛陀教導他們修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慈」是希望一切眾生幸福、快樂；「悲」是在看到他人遭受痛苦時心生不忍，希望拔除別人的痛苦。「喜」是隨喜他人的成就與富裕；「捨」是以智慧了解業是一切眾生的主人或遺產，眾生的得失、苦樂都與業相關，由修「四無量心觀禪」能產生不執著、平等對待他人的心境。

對於癡根 及心散漫的眾生，「安般念」是最理想的業處。而對於信心強的眾生，世尊便指導他們觀想或隨念佛（佛隨念）、法、僧的德行；或教導他們「捨隨念」，以憶念自己慷慨大方布施的功德，激發起歡喜心，進而由歡喜而生輕安，從輕安而得定。對於慧根強的眾生，則適合觀生命之無常，死亡隨時隨刻發生的「死隨念」，或分別色身是由地、水、火、風四大組成的「四界分別觀」（界差別觀）。

當一切煩躁擾動的心通過心一境性(ekaggata)，向單一目標進發而得以安止，它就會變得集中、輕快、柔軟、易操作、清澈及寧靜。有定的心就能如實知見五蘊或名色的真實本質。正如世尊在《相應部·蘊品·三摩地經》中開示：「比丘！你們應當培養定力，

有定力之比丘能夠如實知見諸法。何謂諸法的實相？那是五蘊的生與滅。」因此，在修行的道路上，定的培育是至關 要的，也是必須的。在定的基礎上，佛陀教導能受教的眾生作觀或分析五蘊（名色），辨認所謂的「人」或「我」，只是在因緣和合的條件之下所生起的「五蘊法之組合」，除了色、受、想、行、識，在這之內或之外，並沒有一個真正能主宰的「我」存在。這是「名色分別智」(Nāma rūpa paricceda ñāṇa)。

#### 【此故彼之因緣法】

緊接著，世尊繼續讓禪修者探索五蘊法生起的因緣。今世五蘊之果報身不是無端生起，也非萬能之神所造，而是因為過去世的無明、愛、取、行及業五個因造成的；如果煩惱不斷，今世的無明、愛、取、行與業將產生未來的五蘊果報身。

在十二緣起 (paṭiccasamuppāda) 支中，過去無明、愛、取構成「煩惱輪」(kilesa-vatta)；行與業構成「業輪」(kamma-vatta)，今世的五蘊或識、名色、六入、觸與受構成「果報輪」(vipākavatta)。因為對四聖諦及因果的無明，以及貪愛五官的享受和生命的持續，人們因此造善與惡之行業。一旦所造之業成熟，人們將隨業投生於相關的生存地；再加上煩惱的緣故（煩惱輪），人們又繼續造作（業輪），導致下一世的投生（果報輪）。這三輪就這樣不斷地持續輪轉下去。

了解世間之一切為因緣法——此生故彼生；緣於無明，行生起；緣於行，識生起；緣於識，名色生起……。了解此滅故彼滅；因為無明滅，所以行滅；因為行滅，所以識滅；因為識滅，所以名色滅……。因此禪修者越度了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疑惑。能夠辯識因果互相牽引的能力，即稱為「緣攝受智」(Paccaya-pariggaha ñāṇa)。

隨後，佛陀繼續教導禪修者以正思惟來辨認五蘊——「這不是我的」（「苦隨觀」）、「這不是我」（「無常隨觀」）、「不是我的自我」（「無我隨觀」）。五蘊或名色的不斷生滅是「無常」；不斷受生滅壓迫是「苦」；不能受到控制，為因緣所生，沒有一個永恆的實體是「無我」。無論是過去世、現在世或未來世，內在與外在的所有名法，都是無常、苦、無我的。當一再地觀名色的無常、苦、無我時，觀智將變得敏銳，禪修者便不再注意名色的“生起”，而僅見到它們不斷地“消失”與“壞滅”。禪修者對這些不斷壞滅的名色法生起「怖畏」，覺知一切行法都是不圓滿的，充滿過，於是開始對它們感到「厭離」。正如用竹簍抓魚的漁夫，習慣地將手伸進簍中，以探知魚兒是否入簍；如果手碰到魚兒，漁夫便會高興地從簍中將魚兒取出。這次當他的手碰觸到滑溜的物體時，便如往常般地從簍中將牠抓出，在看到所抓的動物頸項有三條斑紋時，他便知道這是有危險且是極毒的水蛇，如果處理不好會有被反咬一的危險，有可能會被置於死地；漁夫因此不再感到高興，反而害怕極了。他對這毒蛇感到厭惡，很想脫牠；因此他抓緊水蛇，在其頭上打旋三次，並用最大的力氣將牠丟到最遠的地方，然後趕緊跑到高地去；唯有這樣，他才會覺得安全與自在。

同樣地，當禪修者發現所執著、熱愛的名色原來是充滿過的（無常、苦、無我），他們便會感到厭離，只想脫；就如欲脫毒蛇的漁夫般。為了要脫名色的糾纏，禪修者除了繼續作觀名色的無常、苦、無我三相之外，沒有其他的辦法可為。正如欲脫危險的漁夫，不敢隨便放開毒蛇，因為牠極有可能會轉過頭來咬傷漁夫；因此，唯有將牠削弱至無力傷人之後，再將牠丟棄遠處。同樣地，當禪修者再觀名色

的無常、苦、無我的真相時，常、樂、我的假象便會相對地轉弱。此時，當禪修者繼續觀照名色的三相時，他便會逐漸捨棄怖畏與欲樂，並對一切行法感到中捨，這是「行捨智」（*sankharupekkhānāṇa*）。當行捨智的智慧成熟時，行者便能見到涅槃在他心中生起之於無始輪迴中從未生起過的「須陀洹道心」，此道心取涅槃為終極目標；它同時徹知苦諦、斷除集諦，證悟滅諦及開展道諦。如果禪修者有足夠的波羅蜜繼續精進修行，他則可以證得「阿羅漢道果」，並從煩惱中得到永恆的解脫。這是佛陀如何逐步地引導眾生，使他們了解所謂的「永恆身心」及執取，原來是那麼地不可依靠，並因此自願地捨離愛欲。

#### 【對天神的開示】

世尊不僅教誨人類，有時他也在天上說法，利益諸天神，他們趨向涅槃。在佛陀教育的對象裡，天神是比人界較高層的眾生；他們是因為行布施、持戒、不妄語、孝順父母、忍辱等善業而往生天界的。不過當其善報一旦耗盡，他們將再次依照成熟的業而輪轉。如果成熟的業是善的，他們將投生天界或人界，否則將依成熟的惡業投生四惡道。

受無明蒙蔽，被渴愛束縛的天神像人類一般，也需要佛陀的引導以解脫煩惱，向不死之涅槃。通常天神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刻前來禮敬佛陀；他們其中有的是來讚嘆佛陀，有的是向佛陀請教問題，或請求佛陀指導修行的道理。有很多經典是佛陀向天神們開示的內容，例如著名的《吉祥經》。對於吉祥，世間的人們都有各自的探索；有的人說清晨聽到鳥兒叫的聲音是吉祥，也有人認為看到某種顏色是吉祥。總之大家議論紛紛，卻無法得出一個結論。

有關吉祥的疑問從人間討論到天上，足足花了十二年的時間仍無法得到圓滿的答案。最後，天神們都認為只有佛陀才能解決祂們的疑惑；於是，祂們來到人間請世尊為他們開示聞名遐邇的《吉祥經》。這部經是人類道德之準繩，從開始的「遠離愚人，親近賢者」，

到最後數句：「為世間法所觸，心不為所動、無悲傷、無煩惱、安全自在。」經中闡明行者如何依照道德生活以達到最終的解脫自在；在聽完此經後，無數的眾生解脫貪欲的束縛，證悟道果聖位。

作為一位偉大的導師，佛陀從不保留他所領悟的真理。在印度，一般出之導師都會隱藏或保留一些他所擁有的知識，以保護自己的地位；然而，人人敬仰的如來卻從不隱藏自己所了知的一切法。佛陀對阿難說：「阿難！在佛陀的教導中，沒有任何法是為『老師的秘密』的。」

佛陀亦如「軍隊之首領」，所以稱為「師」。譬如軍隊的首領引導諸軍隊越過炎熱的沙漠、盜賊橫行的危險地帶、野獸出沒的森林、飢餓的困境……等，他如是地領導眾旅度過種種苦難，到達安穩之處。因此稱佛陀為「人天導師」，就如軍隊的首領般，引導眾生度過輪迴的種種苦難。



## (八) 佛陀 Buddha——真理之覺悟者

我們的導師被稱為「佛陀」，「佛陀」是「覺悟」的意思因他從解脫的究竟智慧中，覺悟一切所應知的——包括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一切，所以稱為「佛」。

### 【覺悟的內容】

世尊在菩提樹下的金剛寶座，自己覺悟一切真理。他所覺悟的真理是什麼內容呢？它即是至高無上的「四聖諦」——苦、苦的起因、苦的熄滅及朝向滅苦的道路。關於四聖諦，佛說：「所應知我已知，所應斷我已斷，所應證我已證，所應修我已修，所以我是覺者。」

苦諦(dukkhasacca)是應被徹知的，而世尊皆已徹知，故佛說：「所應知我已知。」《大念處經》·四聖諦品中，佛陀解釋：「諸比丘！何謂苦諦？生是苦；老是苦；死是苦；愁、悲、苦、憂、惱是苦；怨憎會是苦；愛別離是苦；求之不得是苦。簡而言之，五取蘊是苦。」

「諸比丘！什麼是生？無論是什麼眾生，在任何眾生的群體，都有誕生、產生、出現、生起、諸蘊的顯現、諸處的獲得。諸比丘！那稱為生。」

「諸比丘！什麼是老？無論是什麼眾生，在任何眾生的群體，都有衰老、老朽、牙齒損壞、頭髮蒼白、皮膚變皺、壽命損減、諸根老熟。諸比丘！那稱為老。」

「諸比丘！什麼是死？無論是什麼眾生，在任何眾生的群體，都有死亡、逝世、解體、消失、命終、諸蘊的分離、身體的捨棄、命根的毀壞。諸比丘！那稱為死。」

- 「諸比丘！什麼是愁？任何時候，由於任何的不幸，任何人遭遇到令人苦惱的法而有憂愁、悲傷、苦惱、內在的哀傷、內在的悲痛。諸比丘！那稱為愁。」
- 「諸比丘！什麼是悲？任何時候，由於任何的不幸，任何人遭遇到令人可惱的法而有痛哭、悲泣、大聲悲嘆、高聲哀呼。諸比丘！那稱為悲。」
- 「諸比丘！什麼是苦？任何身體的痛苦感受、身體的不愉快感受或由於身體接觸而產生的痛苦或不愉快的感受。諸比丘！那稱為苦。」
- 「諸比丘！什麼是憂？任何心理的痛苦感受、心理的不愉快感受或由於心理接觸而產生的痛苦或不愉快的感受。諸比丘！那稱為憂。」
- 「諸比丘！什麼是惱？任何時候，由於任何的不幸，任何人遭遇到令人苦惱的法而有憂惱、大憂惱，以及由於憂惱、大憂惱而感受到苦痛，諸比丘！那稱為惱。」
- 「諸比丘！什麼是怨憎會苦？在這裡，任何人有了不想要的、討厭的、不愉快的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或法塵，或者任何人遭遇到心懷惡者、心懷傷害者、心懷擾亂者、心懷危害者，與這些人會合、交往、聯絡、結合。諸比丘！那稱為怨憎會苦。」
- 「諸比丘！什麼是愛別離苦？在這裡，任何人有想要的、喜愛的、愉快的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或法塵，或者任何人遇到心懷善者、心懷好者、心懷安慰者、心懷安穩者、母親、父親、兄弟、姊妹、朋友、同事或血親，然後喪失了與這些人的會合、交往、聯絡、結合。諸比丘！那稱為愛別離苦。」

- 「諸比丘！什麼是求不得苦？諸比丘！會遭受生的眾生內心生起這樣的願望：希望我不要遭受生，希望我不要投生！然而，此事無法藉著願望而達成，這就是求不得苦。」
- 「諸比丘！會遭受老的眾生，內心生起這樣的願望：希望我不要遭受老，希望我不要變老！然而，此事無法藉著願望而達成，這就是求不得苦。諸比丘！會遭受病的眾生，內心生起這樣的願望：希望我不要遭受病，希望我不要生病！然而，此事無法藉著願望而達成，這就是求不得苦。諸比丘！會遭受死的眾生，內心生起這樣的願望：希望我不要遭受死，希望我不要死亡！然而，此事無法藉著願望而達成，這就是求不得苦。諸比丘！會遭受愁、悲、苦、憂、惱的眾生，內心生起這樣的願望：希望我不要遭受愁、悲、苦、憂、惱，希望我沒有愁、悲、苦、憂、惱！然而，此事無法藉著願望而達成，這就是求不得苦。」
- 「諸比丘！簡而言之，五取蘊是苦，是指什麼？它們是：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簡而言之，這五蘊是苦。諸比丘！這稱為苦諦。」
- 人們執著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認為它們是「我的」；它們就是「我」及它們是「我的自我」，故稱為「五取蘊」。此五法之所以稱為「取蘊」，是因為它們的組合成了人們執取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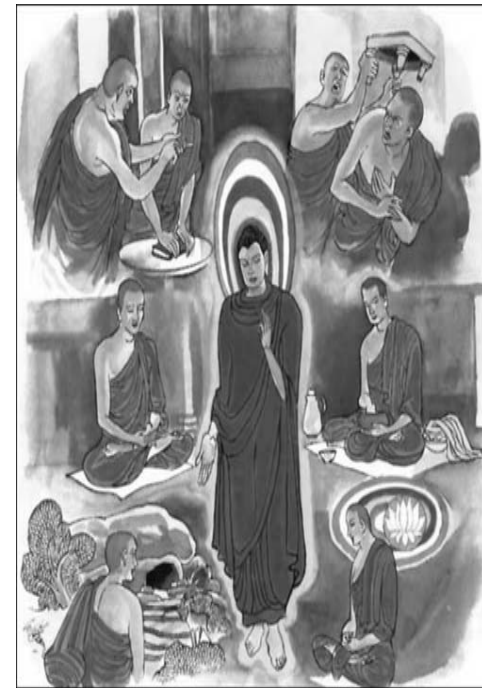
【五蘊的譬喻】五蘊中的色蘊是何意呢？

1. 色蘊(rūpa khandha)：以「色」為蘊之名，是因為它會遭受被冷、熱等相對之法破壞而變異的緣故。「色」包括組成眾生色身的「四大種色」，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以及這四大種色所造成的二十四種色法，稱為「所造色」<sup>1</sup>(upādāya rūpa)或「四大所造色」。四大種色亦稱為「界」(dhatu)，因為它們「持有自性」。其中之地界以「地」為名，是因為它有硬及粗的特相；如身體內的頭髮、體毛、指甲、牙齒、皮膚、骨等等。水界有流動或溢出的特相；如身體裡的痰、汗、血、淚、唾液、尿等。火界有冷熱的特相；如身體裡的體溫、消化之火等。風界有推動及支持的特相；它使身體裡的氣上下推動，如出入息（呼吸）、上行風導致打嗝、下行風能導致排氣，如腸內風等。

色蘊也包括外在的物質，如山、水、屋子等等。山、水只是概念，精通修行「四大分別觀」的禪修者，若其觀照山嶽的地水火風，則他便能逐漸了知山、川、大地等其實是由千萬粒色聚組成的，每一粒色聚具有八種色法：地、水、火、風、顏色、香、味、食素。其中的火，它有力量一 衍生新的色聚，稱為「時節生色聚」。

色聚一生起即消滅，新生的取代舊的，然後立刻又消逝；因此佛陀將「色」比喻為泡沫，因為它是空虛的、沒有實體的本質：「諸比丘！假設恆河上漂著一大團泡沫，一個視力良好的人視察它，深思它，仔細地研究它，於是那團泡沫對此人而言是空的、虛的、沒有實體的，因為一團泡沫中哪裡能有什麼實體存在呢？同樣地，諸比丘！無論是那一種色：過去

的、未來的或現在的、內在的或外在的、粗的或細的、低劣的或殊勝的、遠的或近的，比丘都視察它，深思它，仔細地研究它，於是色對比丘而言是空的、虛的、沒有實體的，因為色當中哪裡能有什麼實體存在呢？」—《泡沫譬喻經》(Phena pindupama Sutta)



註釋

1. 二十四種所造色包括：(1)眼淨色。(2)耳淨色。(3)鼻淨色。(4)舌淨色。(5)身淨色。(6)顏色。(7)聲。(8)香。(9)味。(10)女根色。(11)男根色。(12)心所依處。(13)命根色。(14)食素/營養素。(15)空界。(16)身表。(17)語表。(18)色輕快性。(19)色柔軟性。(20)色適應性。(21)色積集。(22)色相續。(23)色老性。(24)色無常性。

2. 受蘊(vedanā khandha)：「受」是感受及體驗目標，包括我們的一切感受，如苦受、樂受及捨受。受有六種：由眼根觸及顏色所產生的受；由耳根觸及聲音所產生的受；由鼻根觸及氣味所產生的受；由舌根觸及味道所產生的受；由身根觸及實體所產生的受；由意根觸及法所緣所產生的受。

當六根觸及色、聲、香、味、觸及法等六塵時，依據目標的不可喜、可喜及中捨性，分別生起「苦受」、「樂受」及「捨受」。當「樂受」生起時，一般人便會即刻感到歡愉、喜悅、舒適、滿足，因此執著隨之產生；一旦所執著及依戀的樂受消失，他們會感受到痛苦、沮喪、失望，於是「苦受」<sup>1</sup>生起。當中捨性的目標觸及六根之一時，人們即生起「捨受」；此是「無明」的原故，一般人多以為無感覺。

無論是何種受，都是因緣和合，一生起即消失，它們都是無常、變化遷流的。佛陀說：「無論是哪一種受，皆是苦的。」(諸受皆苦)眾生因不斷地受到生滅法的壓迫，所以是「苦」。佛陀曾將「受蘊」比喻為水泡，因為它是脆弱的，剎那生、剎那滅、空無實體。

註釋

1 樂受產生變化或消失時所感到的苦受稱為「壞苦」(viparinama dukkha)；因痛苦的產生所生起的苦受稱為「苦苦」；苦受、樂受及不苦不樂受等所包括的行法，不斷地受到生滅的壓迫，此則稱為「行苦」(saṅkhara dukkha)。苦受有兩種，即是身體與精神的。

「諸比丘！假設在雨季最後一個月下雨的時候，大顆的雨滴直線落下，水面之上有水泡生起與破裂。一個視力良好的人視察它，深思它，仔細地研究它，於是水泡對此人而言是空的、虛的、沒有實體的，因為水泡中哪裡能有什麼實體存在呢？同樣地，諸比丘！無論是那一種受；過去的、未來的或現在的、內在的或外在的、粗的或細的、低劣的或殊勝的、遠的或近的；比丘都視察它，深思它，仔細地研究它，於是受對比丘而言是空的、虛的、沒有實體的，因為受當中哪裡能有什麼實體存在呢？」——《泡沫譬喻經》

3. 想蘊(sañña khandha)：「想」的作用是在初次見到某個目標時，即對該目標作記號，當下次再出現相同的目標時，它便辨識出之前曾有過的體會與此目標是「一樣的」。比如第一次看到紅色，「想」的作用是對紅色作一個記號，當再次見到紅色時，「想」便認得這是紅色，不是白色。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它是「記號」。「想」共有六種，即色想、聲想、香想、味想、觸想及法想。我們常被「想」所矇騙，把無常的標誌為常的，把苦的標誌為樂的，把無我的標誌為我的，把不淨的標誌為淨的。這是由於無明所造成的「顛倒想」(sañña-vipallāsa)。正如農夫為了恐嚇鹿，在稻田裡立起拿著弓箭的稻草人；當鹿來到稻田時，因為之前已對拿著弓箭的獵人作了記號，此時一看見稻草人，即誤以為是真的獵人而驚慌逃走。明明是稻草人，鹿卻把它當作是獵人；同樣的，佛陀宣示一切有為法(行法)皆是無常、苦、無我及不淨的，可是人們卻因為「顛倒想」，把它們看作是恆常、樂、我及淨的，因此產生種種的執著，痛苦也隨之而生。佛陀曾經將「想蘊」比喻為海市蜃樓，因為它是空、虛，沒有實體的：「

諸比丘！假設在熱季最後一個月裡的正午時分，有閃動搖晃的海市蜃樓產生。一個視力良好的人視察它，深思它，仔細地研究它，於是那海市蜃樓對此人而言是空的、虛的、沒有實體的，因為海市蜃樓中哪裡能有什麼實體存在呢？同樣地，諸比丘！無論是那一種想；過去的、未來的或現在的、內在的或外在的、粗的或細的、低劣的或殊勝的、遠的或近的，比丘都視察它，深思它，仔細地研究它，於是想對比丘而言是空的、虛的、沒有實體的，因為想當中哪裡能有什麼實體存在呢？」——《泡沫譬喻經》

世尊之所以將「想」譬喻為海市蜃樓，是因為人們一直被虛幻的境界所矇騙，將一切當作是真實的，它使人們相信不淨、苦、無常的事物是美麗、快樂、恆常的。

4. 「行蘊」(saṅkhāra-khandha)：在《阿毗達摩》所闡述的五十二種心所中，除了受心所及想心所外（它們個別為受蘊及想蘊），剩下的五十種心所，皆稱為行蘊。

貪、瞋、癡、疑、慢、忌、昏忱、信、念、慚、愧、慧根等皆屬行蘊。佛陀把行蘊比喻為芭蕉樹幹；由多層的皮鞘所組成，每一層各有其特相。如同芭蕉樹幹，行蘊是由許多心所構成的組合體，每個心所都有各自的特相與作用，如貪是緊纏住或黏住目標；念(sati)是不忘失目標等。當這些心所生起，扮演它們各自特有的作用後便隨即消失；因此它們也是空、虛、沒有實體的。佛陀說：「諸比丘！如尋找心材，四處尋求心材的人，見到一棵芭蕉樹，他從樹幹的基部將芭蕉樹砍倒，砍掉頂端的樹葉，然後一層層地剝開樹幹。當他逐漸地剝開樹幹時，他甚至無法發現軟木材，更不用說心材。一個視力良好的

人視察它，深思它，仔細地研究它，於是那棵芭蕉樹對此人而言是空的、虛的、沒有實體的，因為芭蕉樹幹當中哪裡能有什麼實體存在呢？同樣地，諸比丘！無論是那一種行；過去的、未來的或現在的、內在的或外在的、粗的或細的、低劣的或殊勝的、遠的或近的，比丘都視察它，深思它，仔細地研究它，於是行對比丘而言是空的、虛的、沒有實體的，因為行當中哪裡能有什麼實體存在呢？」——《泡沫譬喻經》

5. 識蘊(viññāṇa khandha)：包括《阿毗達摩》所論述的所有八十九種心識（但八種出世間心不包括在識取蘊裡）。心識可解釋為有意識到、有知道目標的「自性」，它純粹是識知目標的過程，並不是一個自我。「識」包括眼、耳、鼻、舌、身及意等六識。通常人們將六識看成是恆常不變的“我”，其實不然！如當色塵觸到眼根及有分識時，眼識生起。眼識純粹扮演看到的作用，不會分辨目標是好是壞。作用一生起，隨即消失，另一個心識隨後生起，繼續認知目標；心識一個接著一個，隨因緣迅速地生起（在閃電或眨眼間，即有十萬億(10<sup>12</sup>)個心識生滅），各扮演其特有的作用，然後隨即消失。這是「心的法則」(citta niyama)。

事實上，整個「看到」的過程，是一連串不同心識的生滅組合。由於凡夫受到無明的影響，將即生即滅的現象以及因緣而生的眼識當作是恆常不變的「我」，認為一切是「我」所見，不變的「我」也在聽、嗅、嚐、觸等。他們不但把識當做「自我」，甚至還當它是永恆不變的「靈魂」。佛世時，一位叫唵帝(sati)的比丘，聲稱世尊曾教他：「在輪迴流轉飄泊的，乃是同一不變的識。」世尊問他所謂的「識」是

指什麼？嗒帝回答：「它就是那個能夠表現、能夠感覺，而且能夠隨處承受一切善惡業報的東西。」世尊訓誡他說：「你這愚蠢的人啊！你聽見過我對誰這樣說法呀？我難道沒有用種種方法解釋識是由因緣和合而生，如無因緣和合則不能生起嗎？」於是世尊便很詳細地為他解釋：「識是從使它生起的因緣而得名。因眼根與色塵撞擊而生起的識，就叫做眼識；因耳根與聲塵撞擊而生起的識，就叫做耳識；因鼻根與香塵撞擊而生起的識，就叫做鼻識；因舌根與味塵撞擊而生起的識，就叫做舌識；因身根與觸塵撞擊而生起的識，就叫做身識；因意根與法塵（意念與思想）撞擊而生起的識，就叫做意識。」接著，如來便更進一步地以火的譬喻作解釋：「火每從所燒的燃料得名，因木材而燃燒的火叫做柴火，因稻草而燃燒的火叫做稻草火。所以，識也從使它生起的因緣而得名。」

世尊亦將「識蘊」比喻為魔術師。他說：「諸比丘！假使一位魔術師或魔術師的學徒在十路口表演魔術；一位視力良好的人視察、深思它、仔細地研究它，於是那魔術對此人而言是空的、虛的、沒有實體的，因為魔術當中哪裡能有什麼實體存在呢？同樣地，諸比丘！無論是那一種識；過去的、未來的或現在的、內在的或外在的、粗的或細的、低劣的或殊勝的、遠的或近的，比丘都視察它，深思它，仔細地研究它，於是識對比丘而言是空的、虛的、沒有實體的，因為識當中哪裡能有什麼實體存在呢？」

魔術師通過魔術變化出種種虛幻的東西以欺騙觀眾，正如我們被「識」所矇騙，以為是同樣的心看到、聽到；是相同的心在輪迴飄泊。由於不如實知見「各種識」的生滅因緣法，因此凡夫錯誤地執取「識」為一個「永恆的自我」；「識」正是如此地欺騙人，使人們因此而生起邪見。

在五蘊裡，色蘊是「色法」(rupa)，其餘四蘊是「名法」(nāma)；因此五蘊便稱為「名色」。五蘊或名色是相互依存的，在它們相互的配合下，人們便產生「我」的妄想，並引發「有身見」(sakkaya ditthi)的邪見。“sakkaya”是由“sa”（相當於santa，存在之意)以及“kaya”（「身」是指名身和色身或稱為五蘊）兩個詞彙所構成的複合詞。確切地說，實際存在的是五蘊，凡夫卻錯誤地認為存在之五蘊為「自我」，這便是「有身見」。眾生的身心是由五蘊組成的，除了五蘊外，並沒有一個實在、不變的「我」存在。《中部·109經》記載，一位比丘向佛陀請教：「世尊！有身見是從何而來？」無聞凡夫不識聖者，不諳聖者之法<sup>1</sup>……，觀色即是我，或觀色為我所擁有，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相在)。(受、想、行、識四蘊亦是如此)因而生起「有身見」。



#### 註釋

1. 三十七菩提分。



「比丘！對於任何種類的色，無論是過去的、未來的或現在的、內在的或外在的、粗的或細的、低劣的或殊勝的、遠的或近的，都應以正智如實地這樣照見；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自我。對於任何種類的受……，對於任何種類的想……，對於任何種類的行……，對於任何種類的識，無論是過去的、未來的或現在的、內在的或外在的、粗的或細的、低劣的或殊勝的、遠的或近的，都應以正智如實地這樣照見；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自我。」

「你們認為如何，諸比丘！色、受、想、行、識是常的或無常的呢？」「無常的，世尊！」「既然是無常的，那麼它是苦的還是樂的呢？」「苦的，世尊！」「既然是無常的、苦的、變化不定的；那麼，如此地看待它是否適當；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

「當然不適當，世尊！」



### 【五蘊應被澈底了知】

五蘊都是「行法」(saṅkhāra dhamma)，意即是「因緣和合之法」，隨因緣而變化生滅，不受控制；它們也是觀禪的目標，屬於「苦諦」。由於凡夫昧於聖者的教法，也沒有受過聖者教法的訓練，故誤將五蘊當做「這是我的」(我所—與“貪愛”相 )；「這是我」(此是我，與“我慢”相 )、這是「我的自我」(與“邪見”相 )，因此產生執著。當五蘊生滅或 化而變異時—五蘊的自性是無常(anicca)、苦(dukkha)及變化(viparinama)的，縱然是浩瀚的大海最終也會乾枯，更何況是變化無常，暫時聚集的五蘊？於是眾生便生起愁、悲、苦、憂及惱，所以說「五取蘊皆是苦」。

#### ● 四聖諦中之苦諦

「苦諦」是 該被徹底了知的！佛陀對此均已全然了知；它是四諦法中的第一聖諦，是因為眾生造苦的起「因」，從而招感流轉於世間的苦「果」。

「假若有誰喜愛色、受、想、行、識，他就是喜愛苦；  
假若有誰喜愛苦，他將無法擺脫苦。」

—《相應部·32·29》

#### ● 四聖諦中之集諦

「集諦」(samudayasacca)是苦的起因，是四諦法中的第二聖諦。「諸比丘！何謂集諦？造成投生的是愛欲，它伴隨著喜與貪同時生起，四處追求愛樂—也就是欲愛、有愛、非有愛。」—《大念處經》

如來說：一切貪愛就是苦的起因—「集」；它是名色於生死輪迴過程中的「起因」。當佛陀在黎明時分證到無上菩提之後，他即於當下自語：「在無數生死輪迴中，我徘徊其中尋找，卻始終找不著這造屋者（貪

愛)，一再的輪迴是痛苦的。哦！造屋者，你已被找著，你再也不能造屋。諸緣（煩惱）已斷，橫樑（無明）已碎，我的心已證到無為之境。一切貪愛皆已滅盡。」在此我們明白，造成眾生一再痛苦輪迴的是「貪愛」；它有下列三種：

1. 欲愛(Kāma Taṇhā)：是指對感官享受的貪愛；這包括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及法<sup>1</sup>愛。
2. 有愛(Bhava Taṇhā)：是指對生存的貪愛；特別是眾生想要繼續生存或永生的欲望，這是一股極大的力量。它可以推動生命不斷的延續，就如一個將溺死的人突然看到一件飄浮的物體於水上，他會拼命地抓住它不放；雖然他發現他抓取的是一具其臭無比的死屍，但為了繼續生存下去，他是不會願意放棄的。「有愛」是受到「無明」的推動；「無明」則是不了知「四聖諦」，或不明了真實法之「無常」、「苦」、「無我」的本質。眾生因為無明，所以造善惡業；一旦造業，就會留下一股力量潛浮於生命的相續流裡。當因緣成熟時，這力量就會產生新的生命；只要貪愛與無明未被斷除，生命將繼續流轉。「有愛」與「常見」相；大多的眾生都相信，個人的身心有一個永恆的靈魂，會從一世飄泊到另一世。至於某些眾生對色界和無色界生命的執著，這些都屬於在「有愛」的範圍裡。
3. 無有愛(Vibhava Taṇhā)：對不再存在，自我斷滅的貪愛稱為「無有愛」，它與「斷見」相；認為人死了之後，一切都不存在。

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貪愛、欲望、染著、貪婪等，是一切苦的起因，也是眾生輪迴不斷，生死相續的根本。貪愛猶如蜂蜜，當螞蟻看到蜂蜜時，

就會十分歡喜的一窩蜂爬上去，並貪婪地啜飲著。由於不加以辨識，甜蜜的東西可是致命的毒藥，所以牠們全都沉溺在其中。同樣地，受無明蒙蔽及貪愛束縛的眾生，縱使知道貪愛是一切痛苦的來源，卻提不起勇猛的精進力，捨棄家庭的束縛，居於隱密的山林，專心一致，熄滅正在焚燒的貪愛之火。因此，一旦陷入愛欲的泥淖，他們將難以逾越生死的輪迴。

雖然佛陀指出貪愛的過患，其數量多過恆河之沙，但我們卻依然沉淪於貪愛的迷惑之中，在輪迴的苦海裡漂浮著。由此可知，一旦陷入貪愛，眾生將被網綁著，難以自拔。佛陀說：

「諸比丘！我未見任何別的結像貪愛一樣網綁著眾生，使眾生長期徘徊與匆忙於生死流轉中。諸比丘！眾生確實被此貪愛之結網綁著，匆忙於生死的流轉中。」——《小部·如是語》

貪愛是從何處來，又在何處紮根呢？「只要世間某個地方讓人感到愛與喜，愛就從那裡生起，並在那裡紮根。如六內處(眼、耳、鼻、舌、身、意)，六外處(色、聲、香、味、觸、法)，以及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都讓人感到愛和喜；愛就從那裡生起，並在那裡紮根。」——《大念處經》

「集諦」(貪愛) 被捨斷。佛陀以阿羅漢道斬斷了讓人長期徘徊於生死流轉中的貪愛。世尊說：「所應斷我已斷。」

註釋

- 1.法：包括十六種細色、五十二種心所及涅槃。

● 四聖諦中之滅諦

「滅諦」(nirodhasacca)是第三聖諦，因行者完全熄滅貪愛，不再受貪欲之害，故稱為「涅槃」。它是生死流轉的終止，一切苦的止息。世尊說：「諸比丘！此是苦滅的聖諦，那就是此愛欲的完全熄滅，捨離與棄除，從愛欲解脫，不住愛欲。」但是，我們要如何捨離與棄除貪愛？

「在世間，哪裡讓人感到可愛與可喜，就應在那裡捨離棄除，如六內處、六外處、六識，都是讓人感到可愛和可喜；應在此捨離棄除貪愛。」—《大念處經》

六內處與六外處稱為十二處，它們也是五蘊或名色。當菩薩(世尊未成道前的稱謂)證到阿羅漢道智時，強而有力的阿羅漢道智徹底滅除了一切的貪愛。滅諦或涅槃是 被證悟的。世尊說：「所應證我已證。」

● 四聖諦中之道諦

「道諦」是第四聖諦，為了要證悟「涅槃」，故 修習苦滅的聖道分，何謂苦滅的道諦？佛陀開示：「諸比丘！何謂導致苦滅的道諦？那就是八聖道分，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諸比丘！什麼是正見？諸比丘！正見就是了知苦的智慧、了知苦因的智慧、了知苦滅的智慧、了知導致苦滅之道的智慧。諸比丘！這稱為正見。」

「諸比丘！什麼是正思惟？出離思惟、無瞋思惟、無害思惟。諸比丘！這稱為正思惟。」

「正思惟」包括：

1. 出離思惟 (nekkamma-saṅkappa)，行者為解脫輪迴所生起之捨離親人與情欲等思惟。它 對治貪愛。
2. 無瞋思惟 (avyāpāda-saṅkappa)，是對眾生慈愛，願眾生快樂的思惟。它 對治瞋恨。

3. 無害思惟 (avihimsā-saṅkappa)，是指對痛苦眾生憐憫，願他們離苦得樂的思惟。它 對治殘酷。

「諸比丘！什麼是正語？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諸比丘！這稱為正語。」

「諸比丘！什麼是正業？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諸比丘！這稱為正業。」

「諸比丘！什麼是正命？在此，諸比丘！聖弟子捨離邪命而以正當的方法謀生。諸比丘！這稱為正命。」

「諸比丘！什麼是正精進？在此，諸比丘！比丘生起意行願、勤奮、激發精進、策勵自心、努力避免尚未生起的不善法生起、努力降伏已經生起的不善法、努力促使尚未生起的善法生起、努力使已經生起的善法持續、不衰退、增長、擴大、成就圓滿。諸比丘！這稱為正精進。」

「諸比丘！什麼是正念？在此，諸比丘！比丘以熱忱、正知、正念，安住於觀身為身，去除對世間的貪欲及憂惱。他以熱忱、正知、正念安住於觀受為受，去除對世間的貪欲及憂惱。他以熱忱、正知、正念安住於觀心為心，去除對世間的貪欲及憂惱。他以熱忱、正知、正念安住於觀法為法，去除對世間的貪欲及憂惱。簡短的說，是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與法念處。諸比丘！這稱為正念。」

「諸比丘！什麼是正定？在此，諸比丘！比丘遠離愛欲，遠離不善法，進入並安住於具有尋、伺及由遠離而生之喜、樂的初禪。平息了尋、伺之後，藉著獲得內在的清淨與心一境性，他進入並安住於沒有尋、伺，但具有由定而生之喜、樂的第二禪。捨離了喜之後，他保持捨心，具備正念與正知，如此他以身<sup>1</sup>感受快樂，正如聖者們所說，此快樂是安住於捨心與正念者所

感受的；他進入並安住於第三禪。由於捨離了苦與樂及先前滅除了喜與憂，他進入並安住於超越苦樂及由捨與正念淨化的第四禪。諸比丘！這稱為正定。」

「諸比丘！這是導致苦滅的道諦。」

「八正道」可以分為「戒、定、慧」三學：

慧學——正見、正思惟。

戒學——正語、正業、正命。

定學——正念、正定。

正精進通戒、定、慧三學。

「八正道」又稱為「道諦」。因為它 避開以下兩種極端：

- 1.縱情享受五種感官之樂。佛陀在《初轉法輪經》中說：「這是低級的、粗鄙之凡夫的行為、沒有益的、有害的。」從佛傳中得知；菩薩經歷十六年的宮廷奢侈生活，享盡各種感官之樂—沉溺於聲色；但菩薩的內心還是非常空虛，他知道這不是究竟解脫之道。
- 2.嚴酷地自我折磨，佛陀說：「這是痛苦的、非聖的、無益的。」因為菩薩自己也體驗了六年苦行的痛苦。

上述兩種極端，前者讓人沉淪，阻礙了心智的發展；後者則增加無謂的痛苦，並削弱了個人的健康與智 。因此，合理的「道諦」（又稱為正道或中道）是被修習的。所以佛陀說：「所應修我已修」。對於「四聖諦」的徹底了和完成，佛說：「所應知我已知，所應斷我已斷，所應證我已證，所應修我已修；所以我是覺者。」

佛陀不僅自己覺悟四聖諦，最令人尊敬的是，他為眾生開示「四聖諦」的道理，令其他有情從無明的人生中醒悟過來，並引導他們走向滅苦之道；因此，佛陀是「濟渡者」。辟支佛也是靠著自己的智慧覺悟「四聖諦」，但他沒有宣示他所體驗的深奧真理，令其他有情眾生 如他般解脫輪迴之苦；所以辟支佛被稱為「自渡者」。幾百位辟支佛可以在同一時代出現，但從沒有兩尊佛同時出現在同一時代；故知佛陀之出現世間真是難 可貴，非常稀有。正如如來自己宣稱：「哦！婆羅門！我是正等正覺，一位無可匹敵的醫王。像我這類聖者，出現於世是極為稀有的。」—《經集·506》



註釋

- 
- 1.此處的「身」是指“名身”而言，非是“色身”。



## (九) 世尊 Bhagava

所有證悟一切知智的佛陀，我們稱之為「世尊」；如舍利弗尊者所言：「世尊這個名字不是母親作的……，是解脫之後得到的，此乃諸佛世尊在菩提樹下證得一切知智之時共同獲得的名稱。」佛陀因證悟一切知智，並依諸功德，利益一切眾生，故被稱為「世尊」；如來具足有哪些功德？

佛陀有「吉祥」之德，因為他以布施、持戒、智慧等十波羅蜜渡過輪迴之苦海，到達解脫的彼岸，得到世間及出世間之樂。由於具備「吉祥」之德，因此佛陀成為在家人的依靠；又因為他具備「破惡」的功德，所以他也成為出家人(尋真理者)的依靠。依靠佛陀，眾生得以解脫身心的痛苦及煩惱，並有可獲得世間與出世間的快樂。

### 【萬德相應 通達六法】

佛陀之所以被稱為「世尊」，是因為他善於解以及把法分類為善或不善，並將它們歸納為五蘊(khandha)、六處(āyatana)、十八界(dhātu)、四聖諦(sacca)、五根(Indriya)、十二因緣(paṭiccasamuppāda)等等。還有，尊稱佛陀為世尊，也是因為他與萬德相，並通達世間的六法：自在、法、名聲、福嚴、欲、精勤。

1. 自在—佛陀有最殊勝的「自在」；他在開始修行時便往內觀照，洞察此心的虛幻以及五蘊之空性，因而得「大自在」。如來也是神通自在者，他把身體變小，甚至變化成如原子般地微細，並在他人的眉毛上走動；他亦將身體變化如須彌山般地廣大；更不可思議的是佛陀隨心所欲地變化自己，也隨心所欲地到達想到之地，不論目的地有多麼遙遠。

2. 法一是九種出世間法，也即是「四道」(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及阿羅漢道)、「四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及阿羅漢果)與「涅槃」。
3. 名聲佛陀的名聲通達欲界、色界、無色界。
4. 福嚴佛陀的色身，一切相好莊嚴；這包括圓滿的四肢與身體，端莊非凡的儀表，令見者心生歡喜並得到安慰。佛陀有累世修習波羅蜜的功德，因此擁有三十二偉人之相。

佛世時，研讀並精通偉人之特徵的婆羅門導師施羅(Sela)，當他從佛陀的身上看到三十二偉人相時，便讚頌世尊一切相好圓滿的色身，於是他帶領自己的三百位弟子皈依佛陀，出家為僧，最後成為阿羅漢。

其次，佛陀不但擁有圓滿的色身，而且其「言語清淨，音聲和美」。佛陀說法，遠離虛誑不實等語業過失，所以稱之為「言語清淨」。「音聲和美」則是指佛陀說法的聲音令眾生愉悅，平靜情緒；無論是坐在近處或遠處，世尊悅耳的聲音都清晰地傳進聽聞者的耳裡。如有的畜牲因聽聞佛陀和美悅耳的聲音而得善業，死後往生善趣。

有一次，佛陀在迦迦羅池畔為鴛伽國(Anga)瞻波(Campa)住民說法，一隻青蛙也在該處聽聞世尊以和雅音聲開演的法音；不料一位牧牛人無意間將手杖掉落在青蛙頭上致其喪命，牠即於命終時往生三十三天，居住於十二由旬的黃金宮殿。於此，吾人可藉青蛙之例說明有關牠(畜牲)往生善趣的情況。依照臨死之前所造的業而投生，稱為「臨死業」(āsannakamma)。青蛙臨死之前因聽聞佛陀的聲相(雖然不明瞭其含義)種下善業，並依據此善業的成熟而往生天界；但這並不意味青蛙夠免除其之前所造的其他惡業，當惡業

一旦成熟，牠依然要承受惡報。根據經典，眾生出生的方式共有四種，名為「卵生、胎生、濕生及化生」。天神是以化生為出生方式，而往生天界的青蛙猶如從夢中醒來，當看見自己被一群天女圍繞著，不覺驚異地自言自語道：「啊！我生到這兒來了！究竟我曾做過什麼善業？」於是他便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審查一番，當中除了聽聞佛陀的聲相外，並沒有其他的善業。

試想！僅因聽聞佛陀的音聲(雖聽不懂佛法的涵義)，也令青蛙由畜牲道之惡趣中解脫出來，往生善趣；可以想像世尊的聲音是多麼和美悅耳，令聞者立即增長善心之德。

5. 欲一世尊在幫助眾生避惡向善與淨化內心的污穢時，不論是自利或利他，佛陀都隨心所欲地完成他所要辦的事。
6. 精進—佛陀度化眾生從不覺得厭倦。從第一次向五比丘開示《初轉法輪經》，至最後在拘尸羅那度須跋陀羅，佛陀均展現出精勤不懈與慈悲教誨之態度，為世間所尊敬。

即使是他將進入般涅槃時(parinibbāna)，佛陀仍不忘告誡諸弟子：「諸比丘！一切有為法，最終都會衰滅，汝等應當精進不息，求得解脫。」

**Vayadhammā sankhāra, appamādena sampadetha**  
世尊，是說他最勝；世尊，是說他最上；  
那值得尊敬的師長，才稱他世尊。

### 三、憶念佛陀德行之利益

#### ● 能生善法

佛陀一生追 真理、覺悟真理、宣說真理，他圓滿之德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當我們憶念佛陀的種種功德時——他對眾生無限的慈悲，對自度與度人的勇猛精進，對讚揚與毀謗的中捨，對惡人的忍辱與諒解，對身、口、意穩固的正念，對 了知一切並解脫煩惱的智慧。我們當期許自己——我們的許多煩惱，如對別人的忿怒、殘暴、煩躁、厭惡與妒嫉等 令其紛紛 縮，對他人的惡待與欺凌 夠容忍及寬恕，不起忿怒；並對自己的身、口、意， 夠警覺。我們不敢造惡或放縱自己，就如見到尊貴的師長，對自己卑賤的行為深深的感到慚愧。慚、愧二法使我們對惡行感到羞恥與害怕，因此成為我們的守護者，制止我們陷入不道德的行為。

以佛陀圓滿無瑕的德行為我們的楷模，將會有一股無形的力量鞭策著我們，使我等在去惡行善，淨化自己心靈的旅程中不敢放逸。佛陀每日只休息一個小時二十分鐘，其餘的時間都在度化眾生，為他人而努力；身為佛弟子的我們，在只為自己斷煩惱的過程中，又豈 懈怠、懶散及放逸？如此自我鞭策與督促，我們的信心、慈悲、正念、慚、愧、智慧等善法將逐漸成長，真正成為一位有道德並受人尊重的佛弟子。

#### ● 能作依怙

憶念佛陀的德行也 帶給我們許多喜悅與快樂；這種喜悅與快樂不但有助於我們克服身體上的不適，也 摒除在長期禪修中所生起的倦怠與沮喪。吾人從對佛陀的德行所產生之信心及經常觀想它們， 令我們免除遭受凶惡及危險而 得保護。在佛陀時代，有

一位樵夫為了尋找走失的牛，他留下兒子獨自在墳場看守車子。那孩子雖然年紀輕輕，卻對佛陀有著堅定的信念。當晚，有兩位餓鬼欲加害於他；當其中一位餓鬼在拉扯那孩子的腳時，孩子念道：「我禮敬佛陀—**Namo Buddhassa**。」那兩位餓鬼肅然起敬，反過來保護這孩子，還把王宮的食物帶給他充飢，並無微不至地照顧他。這件事傳開後，國王帶著樵夫夫婦與他的孩子一起去謁見佛陀；佛陀說：「若有人經常觀想佛的德行，並對他有堅強的信念，他能避開凶惡和危險而獲得保護。」接著，世尊對他們開示六段詩偈；聽聞之後，樵夫夫婦和孩子都證得須陀洹道果。

另有一位少年婆羅門瑪答昆達提(Mattakundati)入 ，當其無 地躺在陽台上等著死神的降臨時，他看到佛陀走向他，身上發出金色的光芒。體弱無力的瑪答昆達提無法起身向世尊敬禮，於是在心中向佛陀表白自己對他的信仰；在此之後，他便 逝離開人間。由於瑪答昆達提於臨終時造下禮敬佛陀的善業，因這善業的成熟令他生於天界。儘管這只是臨終剎那間對佛陀生起信仰之「善意業」，但此善意業的力量卻強得令瑪答昆達提得到生於三十三天的果報。因此，佛陀也是我們無助時的依歸者。

#### ● 能正修行

憶念佛的德行也可以成為我們修習「止禪」的法門。當我們持續憶念佛陀尊貴的德行，我們的心便擺脫貪、瞋、癡的糾纏，逐漸變得清淨，趨向正直。正直的心可以降伏心中的五蓋，並生起尋(vitakka)與伺(vicāra)。「尋」 將心導向佛的德行，「伺」則 令心持續地專注於佛的德行。

尋伺生起喜(piti)，「喜」的近因是「輕安」，不安的身心由喜而得以安息；因此修行者會感到身心的兩種快樂(sukha)；隨著這「樂」，心得以輕易地專注在佛的德行—「心一境性」(ekaggata)，修行者因此進入「近行定」(upacāra-samādhi)。慧的近因是定，以近行定為基礎；禪修者繼續修行「觀禪」以透視名色的無常、苦、無我三相，若波羅蜜具足，他必斷滅導致斷輪迴的無明與渴愛，從痛苦中解脫。例如頗率特梵長老，長老平時以「佛隨念」為修行法門而得近行定；他以此定為基礎，繼續作觀，照見名色生起後立即壞滅為「無常」，體悟不斷受生滅壓迫為「苦」，了知沒有一個可以被控制的實體為「無我」。他亦探索以名色生起之「因緣」，如無明、愛、取、行、業，以及這些因緣本身的無常、苦、無我之特性。這是他一貫的修行方法。

此時，正巧魔王摩羅(māra)變作猛獸，不時來騷擾頗率特梵長老。有一次，長老對魔王說：「既然你有能力變作猛獸，是否可以化身為一尊佛？」魔王立刻化身為一尊佛。長老看見魔王所化的佛像時，心想：「這個貪、瞋、癡的假相，尚能如此莊嚴，離棄了一切貪、瞋、癡的世尊，豈不更莊嚴光輝？」於是長老以佛陀的德行為止禪的目標，心中生起極大的歡喜，並因此而即刻進入「近行定」，他以此定為基礎繼續修觀禪。由於五根已經成熟，他以「阿羅漢道」的利劍斬斷網綁眾生輪迴的束縛，從「名色分別智」一直到最後的「省察智」，從煩惱引起的痛苦中得到徹底永恆的解脫。

### ● 能得涅槃

行者若沒有足夠的「波羅蜜」，從觀佛陀德行之止禪至觀禪，證悟阿羅漢道果；臨終時亦依此止禪與觀禪的善業往生天界，並再繼續觀禪的修行，同樣地，也在那兒很快地得到涅槃。觀想佛陀崇高的德行可為我們在修行的道路上帶來種種利益。願一切眾生勤於憶念世尊之聖德，早日得到解脫，速證涅槃。

佛陀的弟子，晝夜勤觀佛之德行，時常處於善及覺醒中。——《法句經·296》





#### 四、後語

此書為第三次之修訂版。由於讀者們的鼎力支持，於閱讀本書之首版後，一再要 夠再版。為了使內容更加豐富及完善，本人作了一些增刪，祈願讀者益；對於首版出現之疏漏，本人亦在此向讀者致歉。此書之 順利再版，要特別感謝美國菩提學會·鍾聞瑜-編輯、校對和臺灣洪麗娟的護持及其他參與者協助校稿和打字。

在此更要特別感謝恩師**Pa Auk Sayadaw**為本書提供寶貴的意見。僅以此法施功德，迴向於恩師，願他健康長壽，護持正法。

最後，本人願與敬愛的父母、師長、親戚、朋友、參與者、讀者及一切眾生，共同分享著作此書之功德。願大家平安快樂、親近賢者，勤修戒、定、慧，為世界帶來和平，早日解脫輪迴之苦。

法施超越一切施，法味超越一切味；  
法喜超越一切喜，渴愛的斷盡；克服諸苦。

願正法常在！  
**Ciraṃ Tiṭṭhatu Saddhammo**  
善哉！善哉！善哉！  
**Sādhu ! Sādhu ! Sādhu !**

Susīlā

### 萬德莊嚴——佛陀的九種德行 The Nine Attributes of the Buddha

結緣處：

■ 慈善精舍

2216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37巷17弄9號 5F  
電話: 02-26486948

■ 財團法人淨心文教基金會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96號4樓  
電話: 07-7238363

■ 法雨道場

606嘉義縣中埔鄉同仁村柚仔宅50之6號  
電話: 05-2530029

著作者: **Venerable Susīlā** 善戒法師

印行者: 進懋有限公司

印 刷: 誠隆國際實業有限公司(02)8792-8216  
E-mail: chu.print@msa.hinet.net

版 次: 2011年03月 2000本

※結緣書 歡迎索取 • 如無更動內容 歡迎翻印※